

美丽女波士

作者：岑凯伦

她踏进电子感应网，两扇避弹玻璃门开了！

她，领在前头，后面紧紧跟随着的男工，像一队受过军训的士兵。

她经过一个雕满中世纪欧洲壁画的走廊，终于到达一个比普通皇宫还要辉煌华丽的巨型大厅。

屋中主人似乎对壁画特别偏爱，整个大厅都挂上龙、凤凰、孔雀的壁画，而且还漆上金粉。

厅中的一几、一桌、一椅，全是金碧辉煌。

大厅里有许多人，华衣美服的男女，全白制服的女佣，呀！“宾虚”一样的场面，可是她对一切气派全无兴趣，她焦急地，渴望地，要见她患病的老父。

江绅士坐在一张金色法国式高背椅上，穿着质料名贵西装，那张圆脸仍然是那么红润光滑。大厅装了四部闭路电视机，他早已看到爱女归来，内心禁不住一阵兴奋。由于江家医务顾问周医生，特级护士沈姑娘，程姑娘包围着江绅士，她走近才看见父亲。

“爸爸！”她蹲下来端详老父：“我接了余律师电话很担心，你没事吧？精神很好呀！”“孩子，已经是两天前的事了！”江绅士嘘了一声说。

“江绅士前天不舒服，他几乎晕过去。”周医生说：“江绅士心脏很弱，不能再操劳了。”“你这一次要我回来，是想见见我，不是要我留下，你暂时还不会退休的，是不是？”“我早已和你约法三章，只要我的病发作，我就要去瑞士休养，飞机都准备好了。”江绅士摇一下头：“而且，我太老，七十七岁的人，应该退休了！”“可是，爸爸，我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。”“你是为了那张毕业证书？不过，那是不重要的，就算你还没有念完完学，你始终是江氏企业的承继人。”江绅士点着头：“况且，你很聪明，自小极有个性，你可比得上任何男孩子。”“好吧！爸爸，我尽力而为！”“来！”江绅士拉着女儿的手：“我把他们介绍给你。你的女秘书珍妮，男秘书韦高，商业顾问田伯明，法律顾问陈彼得，私人会计师莫立祥……还有，你的私人保镖江荣，江辉……”“爸爸，我要保镖干甚么？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，又不是走私贩毒！”她抗议。

“这儿治安不好，出入带两个保镖，比较安全。”江绅士说。

“爸爸，你知道吗？美国的黑手党，拿的不是点三八口径的短枪，是全自动的手提机枪。我见惯了，我不怕！”江绅士说：“你在美国，只不过是学生，没有人会打你的坏主意，可是在香港，你是大人物。你不再是小可爱菱菱，你是女大亨。”“江海菱，你明白吗？”女大亨？才只不过二十岁刚出头的小女孩。

年纪很轻，可是海菱非常有主见：“美国流行中国热，很多人学中国功夫，你别瞧我有五尺四寸，一百零五磅，我现在的武功，几乎可以做一个古

代女侠，三两匪徒，我应付有余。要不要我玩两招？”“菱菱，爸爸一直宠你，顺着你，你这次回来，不准派人接机，不准照片登在报刊上，甚至不让亲友知道你由美国回来，我全依你！”江绅士板起面孔：“可是这一次，你非要听我话不可；你太年青富有、太耀目，如果没有人保护，你这只坏人眼中的肥羊终有一天会给狼吃掉。”见父亲动气，她吐舌头耸耸肩，不再坚持。

“我上机了，凡事小心，非必要不要开跑车，我会经常和你连络。”江绅士慈爱地抚抚女儿长发：“可以不穿牛仔裤吗？我们女董事长！”“嗯！”海菱转了话题：“我送你上机。”“不，医生和护士会照顾我。你和下属谈谈，多了解，刚接手，你会很忙……”送走了父亲，海菱挪下了头上的太阳帽，她倒在一张真皮椅里，伸了伸两条穿着补过牛仔裤的长腿，乘飞机那一段时间，令她有点疲倦。

一个穿白旗袍的中年女人走过来，轻声问：“小姐，你喜欢吃甚么点心，我叫厨房准备。”“我甚么都不想吃，给我一杯牛奶，不，鲜橙汁，噢！不，女大亨要喝咖啡才够气派，给我一杯西班牙咖啡。各位要些甚么？坐啊！别怕我，我很随便的。”顾问、会计师、秘书、保镖，全坐下来。穿白制服的男工女佣在后面排成两行。

“这儿没有你们的事，可以出去。我回来香港，切记保密。”海菱挥手把佣人使开，她喝了一口咖啡问：“田先生，我很想听听你意见。”商业顾问田伯明立刻站起来：“假如小姐，不，董事长，如果你精神好，我想召开一个大会，让你见见属下各机构的主管，顺便了解一下他们的业务状况！”“不，不必。你坐下，田先生，我很民主的。”海菱解释：“这些年来，我父亲身体不好，对于属下的机构，难以全面兼顾。所以，或许，其中有几个机构会有一些不适宜参观的内情，假如他们知道我走马上任，那末一定会来一个暂时性的大整顿，我所看到的，将会是表面化的美好，所听到的是演词般的奉承。不，我不喜欢虚伪，我要知道真正的内部情形。

一个成功的人，应该多用眼睛，少用耳朵，看比听更加真实。”几个人面面相顾，他们发觉到这位念商业管理，加洲大学三年级的漂亮女学生，绝不简单！

假如看见她穿着破牛仔裤，就以为她是个吃迷幻药的嬉皮士，那末就走了眼。

每个人在心目中立刻对海菱重新估计。

不敢小觑这位年轻的女孩。

“董事长。”沉默一会后，韦高先开口：“你是准备突击检查？”“不错！而且以第三者的身份突击访问。希望各位不要在无意之间，泄露了秘密。”海菱问珍妮：“我爸爸比较喜欢在那一机构办公？”“江绅士是固定在江氏大厦办公，其余的地方，他只是偶然去巡视一下。”珍妮说：“江氏大厦是最大规模的一个机构，因为大厦里有酒店，菜馆，餐厅，百货商场，旅游公司……”“生意如何？赚了？还是保守状态？亏本？”“赚钱，整个江氏大厦都赚钱？”珍妮兴奋的说：“董事长，要不要替你吧办公室装修？”“不，用不着，我不会长期留在那儿办公？因为既然生意不错，我就可以少花些精神。”海菱问：“莫先生，你是管数字的，那一个机构的盈利比较差？”“江氏广告公司业务进展慢稍为欠理想。”“广告公司？”海菱讶然：“现在的人，只要有一种新花生米上市，也会大贾广告；街头的海报，公共汽车，报刊杂志，电台；尤其是电视台，那些一分钟，三十秒的广告多得很。科学越发达，社会

越进步，广告的需求更多，怎会稍欠理想？有没有调查过原因？”“已经开过业务会议，原因是，缺乏广告设计人才。”“招聘呀？只要有钱，甚么人才找不到？”“现在任职的两个设计师还是两月前请的。”“只有两个人？太少。招请，立刻再招请。”海菱沉吟了一会，她问：“谁是江氏广告公司的总经理？”“陆国财！”海菱说：“唔！韦秘书，给我一份陆国财的完整资料。”

海菱穿着一件褪色的夏天红色牛仔布裙，腰间束了一条宽腰带，百份之一百小家碧玉。推开一扇大门，那儿有不少职员，他们谈天说地，热闹得像个戏堂，海菱走进去，根本没有人注意。

女的交头接耳，搔首弄姿。男的马经、狗经两手不离，海菱怀疑自己走进了投注站。

她正在想，突然，她撞进一个人的怀里。

一卷白画纸，被撞跌在地上。

“对不起！”海菱连忙弯下腰去把画纸拾起，无意中发觉那是一幅很可爱的画。

海菱抬起头，看见面前站着个俊男，她把画交回给他：“你是这儿的设计师吧？”“我是来应征的。等了一早上，结果……唉！”海菱说：“老板是不是没有立刻聘请你，说要考虑？”“不，他毫不考虑就叫我走，他没有问我学历，甚至连我的广告画也不肯看一眼。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聘用我。”海菱愕然了！陆国财到底在耍甚么花样？“也许你来迟了一步，他们已经请了人。”海菱安慰他，也在为自己找答案。

“绝对不会。”他非常肯定：“我昨天来，这儿的职员告诉我，今天才开始招考。今天我八点钟不到就在门外排队等候，一个早上，没听见有人考取了！”“附近有咖啡店吗？”海菱忽然灵机一触。

“后街有一间。”“我们去喝咖啡！”“小姐……”“走吧！相信我。我是要帮你的！”他跟着海菱，无可奈何的离开了广告公司，走进一间咖啡室……海菱一边喝咖啡，一边看那幅广告画：“可以告诉我，你以前在那儿念书？”“多年前中学毕业了，找工作很困难。其实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是很难找工作的。为了我的将来，我的父母省吃省用，辛辛苦苦储蓄了一笔钱送我去加拿大留学，我学的是广告设计。毕业后，我还在加拿大一间广告公司工作了一年，后来因为母亲生病，而且……一个月前我回来了！”“学以致用，广告公司工作很适合你。”海菱指住广告画说：“你要宣传这只牌子奶瓶？”“你很聪明！”“因为你画得好，富吸引力，那奶瓶很美很突出，还有这婴孩的胖手儿更增加奶瓶的重要性，如果我有个BB，我会买这种奶瓶。”她说。

“谢谢你，可惜你不是老板！”他叹口气。

“也许，我可以帮你一次忙。告诉我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“杨伟良，这是我的履历表。”“在家里等我消息，广告画交给我好吗？”“你可以拿去。小姐，你说你可以帮我，你到底是谁？”“将来我们会有机会见面，以后你会知道我是谁？我还有点事，结账好不好？”“好的！”他连忙掏出钱包。

“你这是干甚么？”海菱把十块钱放在桌上。

“付账呀！没有理由要女孩子付账的，这是我们男人的专利。”他显得理由十足。

海菱说：“你这种大男人思想真要不得。现在是男女平等，男孩子可以付钱，女孩子一样可以。今次的专利权是我的，如果你有兴致，下一次由你请。”和杨伟良分手，她带着画再回到广告公司。

写字楼仍然热闹得像市场。海菱直走进去，推开总经理接待室的门，看见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，低着头在涂指甲油，她没有看见海菱，海菱也懒得理她。

她敲响了总经理室的门，没有人回说，她推开了门，看见一个中年的男人正在用电话。

看见海菱，猛力挥着手，示意叫她离去。

海菱视而不见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。

陆国财愤怒地掷下电话，指住海菱叱喝：“你是谁？进来干甚么？”“你们登广告招请设计师，我是来应征的。”“就算你来应征，应该由我的女秘书来请你进来，你怎可以冒冒失失的闯进总经理室？”陆国财一张马脸拉得更长。

“依照规矩我不应擅自进来，可是你的秘书小姐正涂指甲油，她根本没理我，我总不能站在外面等一天？而且，我正在急需一份工作。”“你来迟了！我们已经请够了人。”“总经理，你是跟我说笑话吧？我今早八点钟就来了，整整大半天，根本没有人被取录。”“你这个人，讨厌又爱管闲事。”陆国财指住她：“你想来应征广告设计？你够条件吗？一张孩子脸，一条土布裙，你到底能做些甚么？幼稚园的唱游教师？”“你招请职员，不问他的学历、经验、才干、人品，也不去了解他是否有天才，可造就。难道年纪轻，穿一条破旧裙子，就没有资格在社会立足？刚才也有不少穿笔挺西装的人来应征，他们一样失望离去？总经理，收回你的成见，先看看我的广告画……”

“免了，收起吧！”他用手一档，杨伟良说得对，他连广告画也不肯看一眼，其心可测。

“看你根本就不想请人。”海菱加重语气。

“是又怎样？请不请人，权力在我。”“既然如此，就不应该登招请启示，你这样做，分明是愚弄人。”海菱脸色一变：“你知道自己破灭了多少人的希望？况且，你也难以向你的老板交待。”“我就是老板！现在，我请你离去！”

“我要你看我的广告画！”“讨厌！”他按下了对讲机说：“施维亚，进来！”那花枝招展的女人进来了，陆国财手指往门外一指：“给我送客，请！”“噢！”施维亚看海菱：“怎样进来的？”海菱瞧瞧她，回转头对陆国财说：“一个女人对付不了我，我的事不解决我是不会走的。”“施维亚。”陆国财嘶叫：“拉她出去！”“唏！当心点，不要碰我。你刚涂了指甲油，油还未乾呢，你这样拉拉扯扯，会把指甲弄花。”海菱说。

施维亚呆在一旁，陆国财气得气呼呼，他一手拿起电话，正在用手指按九字，海菱一手抢去他的电话：“你要干甚么？”“报警，叫警察拉你！”陆国财一脸胀红。

“恐怕，警察来了，走的是你，不是我！”海菱走过去，一手将陆国财拉起来，她拍拍椅子，舒舒服服的坐在总经理座位上。

“你……是谁？”陆国财目露凶光像要杀人。

海菱说：“我，就是我。你们两个好好的给我站着。”海菱从裙子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出来，她一字一句的念着：“陆国财，四十八岁，有一妻四子女，两个儿子在外国念书，大女儿嫁给江氏机构的高级职员，小女儿

仍在念中学。陆国财太太豪赌，是澳门赌场的常客，同时也是帝后珠宝公司的老主顾。”“你，是谁？私家侦探？”陆国财忽然面色惨白：“你是廉政公署派来的人？”“为甚么一听见廉政公署就冒汗，没有做亏心事的人，根本无所畏惧。”海菱靠在椅背上问：“你必须回答我，你月薪只不过九千元，你太太何来有那么多钱去豪赌，而且她经常买珠宝，钱从何来？”“那是我家事！”陆国财极力镇定下来。

“当你的私事涉及公事的时候，那末，就不是家事那么简单。你不说也没有关系，我迟早会查出来，用抽丝剥茧的方法令你体无完肤。”“你到底是甚么人？”“你不必管，你只要记着我手上掌握了你的资料就行了。”海菱把册子放回袋里：“今天的事，你们最好不要张扬。我走了！”

海菱风驰电掣的驾着她的跑车，她在美国是著名开快车能手，可是在香港往往英雄无用武之地，驾车在她来说，已经不再是一种享受。她正在懊恼，突然前面车子停下来，她惊觉之余慌忙煞掣，可是蓬的一声，车头还是碰向前面车尾。“噢，天！”她跳下车，向前面开篷跑车内的男孩咆哮：“你为甚么突然停车。”那男孩子开车门走下来，指住交通灯说：“前面亮了红灯，我不应该停车？”“停车可以，但是先要打个手势。”“我已经扬了停车手势。”“我没有看见！”“打停车手号是我的份内事，有没有看见是你的事！”海菱说：“哼！瞧你那副神气的样子，好像所有的错都应该由我一人承担。”“根本就是你的错，你驾驶不专心。”海菱想想，刚才的确没有集中精神驾驶：“看看车子有没有损毁，我立刻赔偿！”“这么轻轻一碰，不会有甚么大不了！”“对不起！我为刚才的失仪道歉！”“算了，小意思。”他打量她，看见她穿了一套美式牛仔装：“你一定是刚由外国回来，否则你开车不会那样放。在香港开车要特别小心，精神不集中很容易会交通失事。”“谢谢指导，我会紧记！”绿灯亮了，他上了跑车，把汽车开走！

海菱也继续她的行程，她一边开车一边想：香港好看的男孩子真多，她由美国回来不过一个月，已经碰见了两个英俊的男孩子。

从那男孩子的潇洒俊朗，令她想到杨伟长。

她已经下令由田伯明安排他在江氏广告公司工作，除了他，还另外请了三个广告设计师和两个摄影师。

不知道他近况如何，海菱很想和他见面谈谈。

突然，吱的一声，一部汽车在她前面停下来，那司机指住她吼叫：“你会不会开车！横冲直撞，想死！”海菱吐下舌头，忙集中精神开车回浅水湾。

珍妮，田伯明……他们全来了，海菱放下文件箱，接过女管家送上的咖啡：“明天我召开一个大会，所有机构的主管都要出席。”“董事长，你终于愿意接见他们了？”“不错，我认为这个时候露面最适合。”海菱喝了一口咖啡：“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明查暗访，我发觉除了陆国财，所有的高级职员都很忠心，工作能力也很不错，他们是可信任的。况且，爸爸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上班，江氏机构变成群龙无首，如果我再不露面，恐怕他们的工作热情会逐渐冷却。”“董事长说得不错。”韦高附和地说：“最近有不少人在打听江绅士的去向，尤其是江氏大厦的职员。”“明天九点正在江氏大厦会议室开会，田先生，你去安排一下。”海菱走到陈彼得的面前：“除了讨论业务之外，

明天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，陈律师，我想单独和你讨论，我们去书房好吗？”“董事长有命，岂敢不从？”年轻的陈彼得，对活泼聪明、美丽的海菱，早就暗暗倾慕。

可惜在海菱心中，他连杨伟良也比不上。

江氏大厦的会议室，才八点钟就坐满了人。

每个人心里都想知道新老板到底是怎样的？凶狠？刻薄？架子十足？平易近人？明理友善？虽然谁都知道江绅士有一个独生女，可是，极少人见过海菱，一方面几年前海菱已经去了外国读书；另一方面，过去海菱从未参与过父亲的事业，她一向吾行吾素。

那些年纪大的主管有点担心，因为一般而言，年轻的新老板上场，必会排挤“老臣子”，年青人似乎永远不能容忍老人家，一句“代沟”就把两代分隔了。

九点正，海菱带着男女秘书进入会议室，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她的身上。海菱穿一条白色的棉麻布裙，长发用橡皮圈束着，脸上乾乾净净，全无脂粉。

海菱的清秀朴素令每个人诧异，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，新波士应该是黏着假睫毛，挂满项链，时髦洋化，香气飘飘的娇娇女。甚至有人认为今天的会议全部英语对白

不过，最惊慌的还是准备大拍马屁的广告部经理陆国财。

陆国财千想万想，怎样也想不到，一个月前到广告公司找麻烦的黄毛丫头，竟然就是压在他头上的大老板。

“各位，早。”海菱带着微笑向各人招呼。

“欢迎董事长！”全体一致起立。

“请坐下。”海菱一一点头：“我希望各位不要以为我高高在上，其实，我只不过是你们的朋友，我年纪轻，经验不够，以后还要请各位多多协助，我特别需要善意的批评和有建设性的提议，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们应该万众一心，不分彼此，努力前进。”老臣子们松口气，年青一派也庆幸有个如此年轻而又民主的大老板，单是她那张春风甜甜的脸，就已经叫人心里舒服，愿意为她鞠躬尽瘁。

“今天我除跟大家见面，听取大家意见，还要解决一件重要的事。”海菱眼睛瞧向陆国财。陆国财全身冰冷，额角渗汗，脸色苍白如死灰。

“陆国财先生！”海菱刚开口，话还未说，陆国财已霍然起立颤着声音说：“小的在此！”“坐吧！别站痛了腿。”海菱温和说：“这儿每一位我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陆先生我已经领教过了！”“小的该死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”陆国财忙不停的说。

“那是不重要的，陆先生，我只要我的职员忠心，我从未为你那天的狂妄而生气。不过……”海菱接过韦高递上来的一叠文件：“我绝不能容许我的职员狐假虎威，假公济私。

这叠文件，全部记载你的事。你还记得我那天跟你说的话？”“董事长

开恩，董事长宽恕我，宽恕我吧！”陆国财像受了刑的囚犯，万分惊骇。

每个人都向他投以奇异目光，怎么一回事？海菱说：“你大量收取回佣，对公司不忠，你属下的职员无心工作，工作时谈笑嬉戏，你不善主管，疏于职责，广告公司内一半以上的职员是你的亲戚朋友，假公济私。最可恶的是你扣取低级职员薪金百分之十，欺上压下，我下令请设计师，你竟然违抗命令，阳奉阴违。我知道你为甚么不愿意请设计师，因为你两个儿子在外国是学广告设计的，可是，他们还有一年才毕业，这一年内，广告公司是否不做生意？现在竞争大，人人抢生意，你怎可以为了你自己的儿子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？何况你的两个儿子吸大麻，搞同性恋，在公园胡闹，百份之百嬉皮士，他们又怎能够做一个出色的设计师？总括上述的原因，陆先生，现在我开除你！”“韦秘书，你带他回公司办理移交手续。”“不，我不走，我死也不走，我求你……”“此时此地，你跪下来求我也没有用。珍妮，叫江荣，汪辉护送陆先生离去……”陆国财被开除后，海菱暂时管理广告公司的业务，她必须在广告公司逗留一个下午。

在新的管理人，新的职员倾力合作下，广告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。

这天，她把杨伟良召到办公室。

“董事长。”他很快就进来了。

“在忙些甚么？”海菱看看他，他和两个月前大有分别，他不再颓丧，失望，忧愁。他精神饱满，心情愉快，信心十足，他似乎更好看了。

“替一只 K 牌香烟拍电视广告片。”“用外景，书面要富诗情画意，因为 K 牌是一种属于女性的香烟，女人都喜欢“美”。”“一定照办，董事长。”杨伟良恭敬地说。

“不谈公事，你母亲身体好吗？”海菱问。

杨伟良说：“最近她身体好多了，每天由家父陪她去晨运。家母常提起你，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”他曾向父母亲说过海菱提拔他的经过。

“伯母言重，其实你需要工作，我渴求人才，我们都得到自己需要的，谈不上甚么恩惠。”“但如果没有你，我就不能到这儿工作，这是事实，不管怎样，我这辈子算欠了你的恩。”“真正有才干的人，是不会永久被埋没的，就等于一颗宝石，在枯草里仍然能发光。”“董事长，有一件事，我等待了很久，但是，我一直不敢说。”他忽然垂下头，有点怯羞。”“甚么事？我能帮你吗？”“我不敢说，因为，我怕……冒犯了你！”“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？我是你的老板，同时，我也是你朋友，说吧！我答应决不会怪你。”海菱鼓励他。

杨伟良说：“我，假如我有这份光荣，我想”“请董事长吃一顿晚饭。”

“好！我答应你的邀请。”海菱毫不考虑：“那一天？”“董事长，你……答应？”杨伟良怎样也想不到海菱竟然会这样爽快，他有点儿受宠若惊。

“决不食言！”海菱坦承地说：“我回来整整两个月，天天为了公事忙碌，我没有吃过一顿安乐的晚餐，每天总是匆匆忙忙。我没有看过一场电影，甚至连逛马路的时间也没有，天天跑来跑去，像一副机器。”“你实在太劳碌了，该多注意身体，血肉之躯，不是铁造的，我们明天去吃晚饭好不好？”“为甚么不在今天？下班我们去吃下午茶，看电影，吃晚饭，逛马路，节目丰富，

怎样？”“好极！不过，我想先回家换一套西装。”“太麻烦了。你看我，一条蓝裙子，简简单单，如果你换了晚礼服，我和你一起走在街上，人家还以我是你的确人。”海菱摇一摇长发：“就算我再多五十亿美钞，我仍然不会像女大亨。我始终是爸爸心里的小可爱。”

“董事长！霍氏机构的公关冯经理想拜候你，已预约好下午三点钟。”霍氏机构？美国的K牌香烟好像是由他们代理？”“还有瑞士的美女牌宝石手表，也是他们代理。霍氏机构属下的公司很多，以前有部份广告他们交给彩虹广告公司，自从你主管之后，他们不再和彩虹公司交易，霍氏机构是我们的大客户，因此，我未经你的同意就接受了冯经理的预约。董事长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“当然不会。不过，他们如果是来谈生意，应该派业务部的人来，为甚么要出动公共关系部的冯经理？”“也许……”珍妮话未出口，对讲机传来韦高的声音：“董事长，霍氏机构的冯经理来了！”“请他进来！”海菱伸手一指，珍妮立刻出去。一会，她带进来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，他一见江海菱连忙鞠躬致敬，百分之一百外交人才。

“冯经理吗？请坐。”海菱轻声对珍妮说：“准备咖啡招待人客。”“江小姐，我今天是特别代表我们老板霍亚伦先生向你致谢！”冯经理很谦恭的说。

“冯经理太客气了！不知道我们为贵老板做些甚么？”“我们已经获得了最好的优待！”“啊！你是指那份新价目表。”海菱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：“我们以前那位总经理，要收取百分之十五的回佣，价银自然提高，我认为这种中间剥削是不合理，既然由我主管，我当然要为顾客设想，替顾客节省，令顾客满意。冯经理，新的收费表，你认为合理吗？”冯经理说：“合理！最近不单只价钱便宜了，而且广告设计的手法新颖而吸引，江小姐，你真是一位最年青，最出色的领导人，我们老板很仰慕你的才干，因此特地派我来邀请江小姐吃一顿晚饭，请江小姐赏面。”海菱向来不喜欢交际应酬，但，此时此地，对方又是大客户，自己怎能推卸？她淡淡一笑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！”“这是我们董事长的请柬，为了表示对江小姐的尊敬，我们特地订了一个厅，希望江小姐多带几位客人光临。”“我会和两个秘书，一位顾问一起去，请代我向霍董事长致谢！”那一套官样文章，几乎闷坏了海菱。

冯经理说：“那是我们主人的光荣。江小姐，我告辞了！”

江海菱梳了一个新发型，把全部头发盘到头上。她穿上一袭粉蓝色的雪纺长裙，低胸V字领，在那领口的尖端，有一朵很大的黄玫瑰。

在一旁侍候的女管家””福嫂看花了眼，江海菱只不过改一个发型穿一件漂亮的衣服，立刻灰姑娘变了白雪公主。

海菱一边套上那金栈手套，一边忍不住笑着问：“福嫂，你的嘴巴张得好大，当心蚊子飞进你的肚里。”“小姐，你今天好美好美！”福嫂赞叹说。

“我只有今天才美，以前是好丑好丑？”“不，不。”福嫂很紧张：“我早就看得出你是个小美人，不过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这样……这样美。那些甚么香港小姐，世界小姐，那儿比得上你？如果你不再穿那些牛仔裤，我担

保你倾……”“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，是不是？”“对了，我正是这个意思！”

“算了吧！福嫂，来来去去，还不是我江海菱。”海菱洒了少许香水：“其实穿衣服要配场合，要是穿了这条长裙去上班，拖拖拉拉的，有多麻烦，相反的，如果去赴宴的时候穿了一套粗布牛仔装，那不单只影响自己的身份，而且也不尊敬主人，会给人一个很坏的印象。”“唔！小姐的话也对，你真聪明，年纪那么轻，竟然想得那么周到。”“外面有车声，一定是珍妮来了！”海菱拿起手袋和蓝色披纱，看看钟，连忙走下楼梯。

江海菱的出现，也令珍妮他们惊异，尤其是年青的韦高更是目不转睛，海菱看了看他们说：“该出门了，我们要守时，不要给人家说：女人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动物。”“小姐！”汪荣、汪辉走过来：“小姐，我们护送你！”“护送我？我是去赴宴，不是去决斗。”“但是老爷吩咐，万一小姐……”“好吧！你们要去就去，不过你们坐另一辆车，离开我们远远的。珍妮，走吧！”江海菱乘坐她的金色“金马高”劳斯莱斯豪华大房车到达酒楼，冯经理已在大门前迎候。

海菱也令冯经理心弦为之一动，不过冯经理见识广，未至于惊艳而失神，他恭恭敬敬的把海菱送上四楼。

冯经理踏进贵宾厅道：“江董事长来了！”一个高大，俊朗，有一张黑中透红的好看面孔，穿着白色礼服的年青人，带笑迎了出来。

两个相遇，四目交投，彼此都不禁一愕。

不过，只一会，他们就恢复常态，而且立刻展开了交谈，言笑晏晏，晚宴席上，他们说的，全是生意经。

直到吃甜品时，冯经理对他老板说：“董事长晚饭后，是否应该有些余兴节目？”“江小姐！等会儿我们去三楼夜总会跳舞好不好？”“我不反对！”其实，海菱是很想和他单独谈谈的。

这个机会用不着等很久，到夜总会，男主人霍亚伦，立刻邀请他的贵宾江海菱跳舞。

他们一直跳到舞池中央，霍亚伦说：“真不可思议，一个开快车，蹦蹦跳跳的小女孩，竟然是权倾江氏机构的女大亨！”海菱说：“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曾经教训过我的人，今晚竟然会恭恭敬敬的请我吃饭，而且还有余兴节目。”“嘿！你算是占尽上风了？”他在笑哈哈。

“霍董事长，假如你因为想睹一个女大亨风采，甚或想一诉仰慕之情，而竟然发觉她不过是个开快车，穿牛仔裤的凡人而后悔，那末，我替你感到难堪，并且愿意道歉。”“仰慕？哈！我仰慕谁？一个女人？我并不觉得江海菱有甚么了不起。”“那你就应该隆而重之的请我吃饭。”“那里不过是生意上的手法，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，以为全世界的男人都应该在你的裙下。”亚伦的语调里满含着讽刺。

“谁自作多情？”亚伦的傲慢，令海菱反感，像她那样的千金小姐，听惯了奉承话，她怎忍受得了亚伦：“我不想再跟你跳舞。”江海菱摔开他就走。亚伦一手抓住她的手臂：“别给人笑话，跳完这个舞好不好？”海菱回心一想，既然贵为女大亨，就应该有自己的风度，怎可以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？于是海菱咬咬下唇，让他拖回去。

“怎么了？在生气？”他忽然又软言软语：“我这个人不善词令，想到了就说，我不是有心的，你不要怪我。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”海菱被他弄得好气又好笑，她咬咬下唇没有说话，霍董事长？他比海菱还要孩子气。

他们跳了一个舞又一个舞，亚伦忽然说：“你一定有很多男朋友……一打？三打？”“你认为我很够吸引力？”海菱笑起来。

亚伦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那并不是有没有魅力的问题，其实所有女强人，女大亨，女皇帝都有很多人追求。”“你的意思说，就算她们没有吸引力，甚至比母夜叉还要丑，同样有人追求？”“一点不错，样貌根本不重要。那些男人所追求的确不过是金钱与财力。”亚伦滔滔不绝：“假如你不是江氏机构的承继人，我担保不会有数以打计的男人追求你。”“那末！”一丝微微的火焰在海菱的心中升起：“如果你追求我，也是因为我有钱？”“我还没有想过是否要追求你，事业心太重的人似乎不大适宜做贤妻良母。不过假如我真的追求你，那末我一定不会因为你有钱，原因是，我自己也很有钱，所以我不希罕！”“你到底有多少钱？十亿？三十亿？”心中的火焰已经升起了一朵火花，海菱极力压制着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因为我从未正式统计过，不过，我的确很富有。”“我看，你起码有五六十打女朋友。”“是不是很有钱？”他张着嘴笑，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，十分漂亮。

“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喜欢钱。”海菱狠狠反击他一下：“那些女孩子喜欢你，是因为你自命风流。你骗过多少个女孩子？她们没有找你麻烦吧？你真好福气，整天在女孩子堆打滚！”“你是甚么意思？”他的笑容凝住了：“你以为我是个花花公子？大色狼？”“那你认为自己是甚么？名流？绅士？大亨……”海菱一阵轻笑：“拿把镜子照照自己，完完全全的 Playboy 典型！”“你侮辱我！”亚伦脸更红了。

“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。”海菱也很生气：“你说我没有吸引力，我唯一的条件只有金钱。难道我一贫如洗就没有人喜欢了吗？”“但是你不能否认金钱的力量比你本身的条件更巨吸引力，我说真话，而你卸存心侮辱我，我受不了！”亚伦低嚷着。

“我也受不了你，你们这些公子哥儿真讨厌，我再也不想和你跳舞”。

“不跳就不跳，谁希罕？嘿……”

第二天，海菱以为霍亚伦会打电话来道歉，起码，他应该派人送一盒花来表示内疚。

但是，霍亚伦一点表示也没有，海菱心里不禁有点失望，而且隔宿的愤怒仍未消除。

有人敲门进来，是杨伟良，他手中拿着一束黄玫瑰，很高兴的说：“我终于买到你喜欢的玫瑰，一个早上我一直担心，花店没有送花来。”“何必每天给我送花，那太浪费了！”“女孩子都喜欢花，有花的办公室才像女孩子的地方。”杨伟良插好了花，他看了看海菱说：“你今天的精神好像不大好，没事吧！”“昨天有应酬，睡迟了！”海菱吐了一口气：“我没事，没有任何事能影响我。”“海菱！”杨伟良坐下来，欲言又止。

“有话就说嘛！我最不喜欢人家吞吞吐吐。”海菱皱起了眉，她今天心情实在不好。

“我妈妈想请你回家吃一顿饭。”“对不起！伟良，我精神不好，不想去。”“没关系，改天去好了！”伟良立刻说。

杨伟良永远迁就海菱，从来不会惹她生气，这是他和霍亚伦不同之处。其实，亚伦和他，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人。亚伦高大，强壮、骄傲、自负、开朗。伟良是标准的小白脸，温柔，体贴，细心，事事讨好海菱，他绝对没有亚伦那份胆量，敢和海菱作对。因为在亚伦的心目中，海菱只不过是漂亮的女孩子，但是杨伟良把她当作神。

“伟良！今晚我们去‘的士够格’跳舞好不好？”海菱极力要自己开心。

“去‘的士够格’？为甚么不去夜总会？”“我们可以穿着牛仔裤去‘的士够格’跳骚、跳B0m，上夜总会穿得整整齐齐的，跳起舞来不能放，不够劲。”“你喜欢去那儿，我都乐意陪你，不过，海菱，你不是个普通的女孩子，你是女大亨，“的士够格”那种地方太复杂，似乎不大适合你！”“女大亨！女大亨！女大亨又怎样，我是一个人，我不是机器，我还年青，我不是老太婆，怎可以一天到晚把我关在办公室里？怎可以叫我除了谈生意就不说别的？我喜欢做甚么就去做甚么，我要过普通女孩子的生活。”“海菱，别生气，你喜欢就去，我陪你去好了！”杨伟良可着慌了。

“算了，我今天的心情不好。”海菱抱住了头：“你出去做事吧！我想静一静。”杨伟良垂头丧气的走出去，海菱望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他有点可怜，其实，杨伟良是无辜的，她不应该因为自己心情不好，便向他发泄。

“伟良。”当他走到门边时，海菱叫住了他：“今晚我们到夜总会看‘科骚’。”“其实，只要你喜欢，我也愿意陪你去“的士够格”。”伟良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“还是去夜总会吧！有一个歌舞团在碧丽宫表演，我想去看看。”海菱笑一笑：“快把工作做好，今晚玩个痛快！”周绅士和海菱没有任何生意上的来往，但他是江绅士的好朋友，因此，虽然海菱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，她还是单独前往周家赴宴。

她的出现，吸引了全场的注意，寿星公反而被人冷落了，因为每一个人，都想看这位年青能干的女大亨，到底是女人四十一枝花？整容师下的怪物？还是戴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处女？海菱的清丽脱俗，把所有的公子哥儿迷住了，海菱披着长发，身上是纯白色的百褶裙，没有金银珠宝，没有红红的指甲，她是那么纯，那么真，长而阔的裙子轻飘飘的令她摇曳生姿，她美得如同从天而降的仙女。她跟周绅士祝过寿，立刻被他的两个宝贝儿子缠绕着，不久公子哥儿也围了上来，海菱被围得透不过气。

突然，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把她拖了开去，她也来不及研究那人是谁，只盼望能吸到一点新鲜空气。里面的男孩子仍然在争论，为了请海菱做舞伴而争吵，而海菱已幸运地被带出了周家的花园。她吸了一口气。

她定下了神，旋头一看，一个高大的身影，一套奶油色晚服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一张黑中透红的俊脸，一排在黑夜中闪耀的雪白牙齿，哈，冤家路窄，竟然是不可一世的霍亚伦。

“嗨！好吗！我们又重逢了。”他似乎已忘掉了上一次的不愉快：“你知道刚才有多少个男孩子向你献殷勤？”“没数过！”海菱冷若冰霜，别转了脸。

“差不多有三十个，我一直在数，可是怎样也数不准。”他若无其事：“我早就说过会有很多男孩子追求你，刚才你被他们挤着，心里有甚么感觉？像一只失去自由的鸟？”“哼！”海菱冷哼一声，鼻尖朝天。

“唏！你为甚么不说话？是我把你解救出来的，照道理你应该向我说一声谢谢！”“谢谢你了，霍董事长。”海菱始终是冷冰冰的，而且话中有刺：“你

刚才问我有甚么感觉？我在担心，我在彷徨，我害怕有一天我破产了，就会没有男孩子喜欢我。”“你在担心没有人要你！”他豪放的笑：“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子，就算你一角钱也没有，仍然会有人喜欢，真的！你很美丽，尤其是今晚，我喜欢你披着长发的样子，你很迷人。”“我迷人？不，是因为我有钱，有地位，我是个女大亨，所有人喜欢的不是我，是我的金钱和权势！你不是说过，我的家财，比我本身的条件更具吸引力么？”“海菱，你怎么了，不是要跟我吵架吧？”“不要叫我的名字，叫我江董事长，而你，也不是我的朋友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客户。霍董事长，假如你不是善忘的话，你应该记得我们是对立的，你今晚是帮错了忙。”“怎么了？你好像很生气？”他耸一耸肩：“到底为甚么？我又做错了甚么？”海菱看了他一眼，他满脸的委屈与迷惑，看来他是真真正正的忘记了那天晚上，夜总会里的不欢而散。为甚么他会这样在假装？考验一下自己的演技？还是不幸患了失忆症？事已至此，海菱再无兴趣和他争论下去，他是故意的作对，还是无意的错失，海菱不想再计较，总之，像这样忽冷忽热，喜怒无常的富家公子，她敬而远之，不敢领教。

“有点凉！”海菱看了看大花园，那洋紫荆在风中飘摇。

“我把我的外衣给你，”他殷勤的说。

“不！谢谢！我看，我还是进去比较好！”“你不怕那班狂蜂浪蝶？”海菱说：“我手下几千个职员都可应付，何况二三十个男孩子？放心，我必会善加处理！”海菱真的回到大厅，那班霍亚伦口中的狂蜂浪蝶，正到处找寻海菱，当他们发现她的时候，他们一窝蜂的冲了过来：“海菱在这儿？”海菱退后几步，她举起了五只纤纤玉指：“请不要走过来，我不喜欢有一大堆人包围我。今晚，你们全都是我的舞伴。不过，一定要由我来安排，一个一个的，不准争，不准吵！至于次序的先后，由你们的名字去排列，比如，你叫ANTONY你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A，你就可以排第一，如此类推，明白吗？”那班男孩子不再缠绕海菱，他们忙着交换名字，有人雀跃，有人叹息，而海菱可以舒舒服服的站在一边，她再也不会透不过气来。

她回转头，向那一直在后面欣赏她的霍亚伦，展出了挑战的微笑。

霍亚伦走上前，大声说：“我叫ALAN，我应该排第一。”“欢迎你！霍董事长。不过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？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。”“我不能例外吗？”他凝视着海菱。

“没有人可以例外的，在我的眼中，每一个人都平等，不过，你算是最幸运，因为你的字母是A。”海菱轻俏笑着。

“海菱，我今天真正看到你，你很聪明，你巧妙地把你的麻烦交给他们。”霍亚伦认真的说：“你的吸引力不单只有财有势，你漂亮，聪明。我相信有人会为你的智慧而倾倒。”“不过，有人说过，讨一个太聪明的太太，非丈夫之福。我也记得你说过我不会做贤妻良母，所以，我仍然认为自己缺少魅力，缺少令人倾心相爱的魅力。”“你为甚么只是提过去的事？”“过去的事？看来，你并没有患失忆症！”“我是个没有心计的人，有话就说，而且，你要明白我的身份和地位，无论我说甚么人家都会附和，习惯被奉承，我已忘了说话的技巧！”“你甚至也忘掉会伤害别人。也许，大多数的富家子都是如此，所以，我告诉你，我将来的丈夫，必定是个穷光蛋！”

杨伟良是一个穷光蛋，不过，海菱不相信他爱上她是为了她的金钱权力，杨伟良是一个很安份而且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，他忠于工作，忠于海菱，当然，他对海菱的爱，当中难免会夹杂一些报恩的成份，不过，他是可信赖，而且，和伟良在一起，她可以得到安宁和满足，伟良永远迁就她，讨她欢心，也永远不会和她斗嘴，发少爷脾气，令她烦恼。

海菱正在呆想，突然，珍妮敲门进来。

“董事长，董事长。”她走到海菱身边。

“噢！”她如梦初醒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“没有甚么事，只不过想告诉你一个笑话。”珍妮摇着手中一张红色的请柬。

“你不是要和韦高结婚吧？”海菱精神为之一振，她非常满意她的两个秘书。

珍妮说：“韦高？你不知道他心头多高，他不会要我的，他在等候他心目中的白雪公主。”“我认为你们两个很登对，你是否喜欢韦高，坦白告诉我，我愿意帮你一个忙！”“见面多了，情感总是有的，不过，董事长，你帮我也没有用，我不是韦高心目中的伴侣。其实，他一直在暗恋你！”珍妮垂下了头。

“暗恋我？那小子，”海菱笑了起来：“我不会喜欢他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爱他！”“你是不是认为他穷，配不起你？”“怎么会？我向来不重视门当户对那回事，我们江家已经有太多钱，又何必再锦上添花？假如我爱上一个人，我绝不计较他的身份，只要我高兴，我可以嫁一个写字楼的BOY。”“这样说，韦高应该有条件，你为甚么不考虑一下？他很有头脑，是个人才。”“我永远不会考虑他！”海菱摇一下头：“因为，我一直以来，我把韦高认定是你的男朋友，我绝对不会抢朋友的爱人！”“谢谢你，董事长！”珍妮忽然流下泪水：“你对我太好，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的老板。”“别傻了！珍妮。来，快告诉我，到底有甚么好笑的笑话，我也想开心一下。”“是这样的，董事长，江氏酒楼的一个部长结婚，他竟然胆敢写请柬请你！他也不想自己的身份，只不过是部长，又不是总经理。”“珍妮！你有这样的想法就不对，只要是厉于我们机构的，那末，不管他是总经理还是小杂工，同样是我的职员，他敢寄请柬给我，证明他对我有好感，照道理，我不应该令他失望！”“董事长！你？不是真的要参加他的婚宴吧？他们都不是高级职员，而且……”“这是一件喜事，是我接管江氏机构以来，第一件喜事。珍妮，我们是去吃喜酒，又不是开科学大会，管他们受过多少教育，最重要的，是看看我那天晚上有没有空。”珍妮查过约会册，她说：“有几位公子约你去吃晚饭，跳舞。其实，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晚上，是没有约会的。”“这些无聊的约会，全给我推掉。告诉那位部长，我决定参加他的婚宴。”“他一定会开心死！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会有一位女大亨参加他的婚宴！”“调查一下这个人的工作情况，为人，家境，如果他表现好，而又需要钱用，替我送他一万元贺金。”海菱说。

“一万元？这份礼太重了吧？”“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要，适当运用金钱，有利无损，我虽然付出一万，但是由于他感激我对他的照顾，他定必加倍努力工作，我所得回的就不仅一万。况且，结婚一生人有一次，如果他工作好，就算是我给他的服务奖金。”海菱没有食言，星期三，她果然带着珍妮和韦高去赴婚宴。

郭部长看见海菱，比见到钻石还要开心，带着新娘子叩头又奉茶，令海

菱很难为情。

不过，她能够和低级职员渡过了一晚，感到十分开心，至于那些做梦也想不到会和大老板一起吃饭的工人和低薪职员，海菱的出现，除了令他们无比兴奋，同时对这位民主、大众化的老板有极大的好感。

花一万元就可以买到人心，在情在理，这一万元就可以买到算是本利双收。

当宴会结束，海菱和珍妮向主人告辞，乘车离去，很多人抢着，争着要送她，就算看看汽车尾巴已满足。

在汽车里，珍妮说：“你看他们对你多拥护，我们走得那么远，他们仍然追着摇手。”“通常劳资纠纷，大部份都是做老板的太刻薄，不关心雇员，同时认为能省一分，就赚一分，其实施予比剥削收益更大。”“问题是，那些老板能否像你一样阔气？”“阔气？这就是一般老板所不能忍受的。所谓密底算盘，就等于广东人说的算死草。其实劳资之间，一直在玩数字游戏，而游戏的主持人，就是老板。玩得好，是真正的成功，玩得不好，表面上老板赢了，其实却隐藏着无限的危机。”珍妮和韦高似乎不大明白海菱的话。

“我举一个例：有两份工作，一个老板刻薄小器，工作时间长，薪水又少。另外一个老板体贴又民主，工作时间合理，薪金较高，你们会要前一份工作，还是后一份工作？”“当然是后一份工作。”海菱说：“如果你没有选择，非要做前一份工作不可？”“那末我会‘骑牛找马，做一天算一天，或者偷偷利用工作时间做别的工作多赚外快。

“工作时间太长，我会多去几次厕所，或者借故走来荡去，打发时间。”“结果呢？损失仍然是老板，开了冷气机，亮了灯，一大笔开支换来了下属无心工作，跑厕所，打电话，那多笨？”“你这样精明，江绅士的顾虑是多余的。”“珍妮？爸爸有甚么顾虑？”海菱急着问。

“就是请了江荣和江辉两个人的事，他怕你年青，又怕你开罪人，要江荣、江辉保护你。其实，你对人那么好，做事那么周到，怎会有仇人？江荣和江辉是白请了！”“我也不同意请保镖，不过我不同意你说我没有仇人。我当然会尽量做好，可是，别人的观感又怎样？谁敢说一辈子没有开罪过人？……”海菱话还未了，汽车吱的一声，突然停下。

“怎么了？”海菱连忙问司机江伯。

“前面突然有一辆汽车窜出来，现在他们把汽车打横停住，挡着我们的去路。”“等会儿，他们再不把汽车驶开，我们才跟他理论。”海菱皱起了眉：“香港的交通真麻烦，汽车多，路又窄，看样子，他们驶进了单程路，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把汽车驶出去。”就在这时候，前面那辆车，有四个男子走出来，他们朝着海菱的汽车走过去。

江伯连忙下车，上前理论，五个人指手划脚的，也不知道他们说甚么，突然其中一个人向江伯挥拳，江伯正要还手，另一个人踢向他的腰部，海菱越看越不对劲，她下车冲向前。

“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不要去……”“住手，”海菱大喝一望，四个人果然停住了，海菱瞪眼一看，四个人都戴上了脸罩。

“哟！财神爷来了！”其中一个人说：“捉住她，把她身上的饰物拿走！”

“不准碰我们小姐。”江伯挡在海菱前面。

“滚开，你这死老儿，当心我们要你的命！”那发言的人一手挡住江伯，海菱连忙把长裙绑起，现在她不再拖拖拉拉，行动自由多了。

有人向她扑过去，海菱身一侧，左腿向那人飞踢过去。江伯见主人动手，他也士气大增，奋勇抗匪，六个人打得落花流水。

“把那个女的捉住，不要管那老鬼！”在拳脚交加之下，有人大声呼叫。于是四个人全集中对付海菱，韦高也跑下车来援助。

江伯、海菱、韦高，三个人当中，只有海菱一个人会武功，其余两人都乱扑乱打。

海菱的劈空掌和连环腿是非常凌厉的，可惜身上的晚服束限了她手足的发挥，况且一个人也难以对付四个人，在混乱中，有人高呼：“那小妞很厉害，全力对付她，抓住她，抓住她！”海菱的晚装被撕下一块。海菱很愤怒，她双手抓住那人的头，一个膝撞，把他碰得满天星斗，踉跄倒退了几步。

然而，与此同时，海菱已被人箍住脖子。

海菱使用一个后肘击，几乎可以摆脱后面的人，可惜另一个人已冲向前来，他由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，一按掣，刀锋闪耀，发出银光。

海菱被前后夹攻，动弹不得。

“你们到底想怎样？”海菱挣扎着。

“要钱，也要命！”他挥着刀子，刀光闪呀闪，海菱口硬心慌，她闭上眼睛，等候宰割。

就在这最危急的一刹那，正当珍妮惊魂甫定，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匪徒，正在用刀指住自己。

她又惊又急，一个挣脱，直朝往另一个方向走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已深夜，珍妮虽然胆小，可是却中气十足，她的尖叫，就像在黑夜中响了一枪，其中一幢大厦亮了灯，有人在叫：“打劫！快报警！”很远很远，传来警车声，那四个匪徒愕然相顾，海菱乘机踢去那人的尖刀，一个后肘击，把后面的匪徒撞了开去。

“差人，走！”四个人拚命逃跑，跳上汽车，一转眼，就把汽车开走了。

海菱立刻扶起江伯，他对韦高说：“江伯受伤，你开车，快，不要遇上警车。”“为甚么？”韦高忙扶江伯，珍妮也走过来帮忙。其实韦高和江伯都受伤，只不过江伯的伤势比较严重，而且他年纪也太大了。

“别再问为甚么，快，开车，”海菱和珍妮合力把江伯扶上车，韦高爬上驾驶座，当警车驶进街口，韦高已经一拐弯，轻而易举的，就摆脱了警察车。

一直回江家，海菱立刻请医生回来。江伯、韦高和海菱都敷了药，江荣和江辉知道海菱出了事，吓得气急败坏的冲进来：“小姐怎样了，小姐怎样了，她没事吧！”“我没有事！”海菱已换了衣服，洗过脸。

“你的脖子和手臂都受伤了！”“只不过是皮外伤，过一两天就会好。”江荣和江辉很担心：“要是给老爷知道，那还得了，老爷一定会怪我们不尽忠职守。”“你们不说我不说，他老人家又怎会知道？”海菱安慰他们：“你们都很忠心，而且很尽忠职守，我知道的！”“假如小姐肯让我们保护，就不会发生今晚的事，起码，有我们两个人去应付。”“是的，你们一起去，江伯就不会受重伤。”海菱吐了一口气：“我心里也很难过，江伯年纪那么大了，还要他挨打？那些匪徒也太狠心，下手那么重，差点把江伯打死！”“董事长，我不明自警车来的时候，我们为甚么不留下来。”韦高说：“我们应该和警方合作，而且，说不定他们可以把匪徒捉拿归案。”“假如我们报警，我就会成为明天头条新闻的主角，我不是普通市民，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如果报纸刊登我被匪徒袭击而受伤，江氏股票立刻会下跌两角至三角，我是不想把

事情闹大，不想影响大局，爸爸说得对，所以每做一件事情，我都要考虑到后果，况且，就算报了案，也未必能把匪徒捉到。现在，不是有很多无头公案在搁置着？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来不及记下车牌，天黑了，连汽车的款式和颜色都看不到，不过，就算看到了，也可能是一辆报失的汽车，没有用，一点头绪也没有！”“那班匪徒，会不会有预谋？”江荣低首沉吟：“说不定，他们是存心对付小姐？”“不可能的，董事长刚由外国回来，又没有正正式式露过面。认识董事长的人很少，尤其是那些黑道上的人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摸清楚董事长的底细，又怎会贸然动手。我认为完全是劫财，看见汽车名贵，就动了劫财的念头。”“最初纯粹是想劫财，后来见董事长漂亮，就想财色兼收。”韦高充满了自信。

“你们不是想转行做侦探吧？”海菱微笑说：“五点了，今晚你们不要走，住客房好了……福嫂，江伯受了伤，派一个专人侍候他吧！江辉、江荣，在江伯养伤期间，你们两个轮流开车。”“是的，小姐。”他们接到任务，十分高兴。事实上这两个月来，他们从未被重视过。

海菱躺在床上，今晚发生的事，一幕一幕在她的眼前重演，虽然珍妮和韦高异口同声，认为匪徒想财色兼收，可是海菱自己知道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

她细心地检讨今晚所发生的事，无可置疑，匪徒的目的是为了她，至于原因何在？她搜索枯肠也猜不透，她只能警惕自己，以后必须加倍小心地，事事提防。

离开江氏大厦，看见霍亚伦的汽车停在大厦前，喜欢穿浅色衣服的霍亚伦，正坐在车厢里。

海菱正想走另一个出口，避开他，可是霍亚伦一看见海菱，便立刻下车，追了上来：“海菱，我是特地来接你下班的！”“接我下班？你不是偶然路过吗？”“不，我是专诚来的，我把公司的工作做好，立刻就赶来，大约等了四十五分钟，碰见两个警察，他们劝告我立刻把汽车驶开。如果不是有一个特别的理由，哈！我早就被抄牌了！”“我奇怪，你怎会知道我今天来了江氏大厦办公，我差不多两个星期才来一次。”“我未卜先知，而且也是个心灵感应的专家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全都知道。海菱，我想跟你谈话，上车好吗？”“谈公事，请找我的秘书珍妮或者韦高。”海菱指了指停在霍亚伦车后，她另一辆黑色劳斯莱斯说：“我的汽车来了，再见！”“不要走，我要谈的，不是公事？”“私事？我们之间，根本无话可谈！”“要谈的不是我和你的事，是你和别人的事，我们找一处地方坐下来慢慢说好吗？站在街上，那多难看。何况你又是这儿的老板。”海菱娇嗔道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为甚么老是来麻烦我？”“我们去吃下午茶，你只须给我一个钟头的时间，我不会麻烦你的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讨厌的人，快决定吧！已经有人在偷偷看你了！”海菱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站在街上争论，实在不适宜。因此她一咬牙说：“我只能给你四十分钟的时间，七点钟我要参加一个会议。”“当然！江董事长，我不会耽误你的公事，七点钟之前我一定放人。请上车吧！”

海菱向江辉做了一个手势，江辉立刻上车。

“黑珍珠”是这儿收费最贵的咖啡店，一杯咖啡，连小账要十五元四角，两个人吃一顿茶，付出一百元，有时连一角钱也拿不回来。

海菱在吃黑寡妇””这店子著名的雪糕新地。

“已过去七分钟，有话请快说。”霍亚伦凝视海菱，他问：“还记得我说过话吗？第一次见面，在夜总会！”“记得！你说我本身的条件，比不上我的财势具有吸引力。”海菱点着头。

“我收回这句话，其实，在周家已经表示过了。不过，现在的确有人看中你的财势！”“谁？是那一个落难王孙？不会是你吧！”“最近，你经常和杨伟良在一起，如果说明白一点，你们已经在拍拖了，对吗？”“是又怎样？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你们这班公子哥儿那么富有，所以，你担心他会抢我的钱？”海菱笑起来说：“告诉你一个最秘密的消息，是我看中杨伟良，不是杨伟良向我打主意，怎样？惊奇吧！一个女大亨爱上一个小职员！”“以你一向的作风，一点也不出奇。况且，杨伟良是个标准小白脸，又懂得温柔，体贴，奉承，这种人，很能讨女人欢心，尤其是那些千金小姐，她们一向习惯于被人奉承。”“你把我说得太肤浅了，简直是侮辱。”“我并非这个意思，其实，杨伟良除了长得好看，讨人喜欢，他也很有才干。你选中他，证明你也很很有眼光；不过，杨伟良并不如表面那么好，起码，牺牲别人令自己幸福，那就不是正人君子所应为，不知道你是否同感？”“你在暗示些甚么？杨伟良是个坏蛋？过去有过犯罪纪录？他想谋夺我的家产？”“他不至于这样坏，可是，他并非十全十美，他有缺点，希望你小心，不要一时糊涂？”“十全十美？世界上，那有十全十美的人？你自己是否十全十美？”海菱推开雪糕杯：“我并不认为爱上一个穷职员，就是干糊涂事。我很信任杨伟良，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人。”“但是他瞒骗你，向你撒谎，信赖一个说谎的人。是冒险还是愚蠢？”“在你的眼中，全世界的人都是笨蛋，只有你一个人最聪明。你说杨伟良不老实，你说吧！他到底瞒骗些甚么？”“你为甚么不去问他？我认为他自己说比较公平。”霍亚伦挥一下手：“我不想造谣！”“但是你今天找我，就是有意离间我和杨伟良，不过，你不会成功的，你越要破坏，我会对杨伟良更好，我甚至还会和他订婚。”“你不要感情用事！”霍亚伦的眼睛露着忧郁的目光：“假如你为了跟我斗气和杨伟良结婚，那末，将来你一定会后悔？”“后悔？我不会的，就算我做错了，我会勇敢地承担后果。”海菱站起来，说道：“谢谢你的下午茶，再见！”“海菱，听我说！”亚伦一手捉住她。

“叫我江董事长！”海菱皱眉。

霍亚伦说：“你为甚么这样仇视我，我做错了甚么？”“仇视你？值得吗？霍董事长，别把自己估计得太高，我从未把你放在心上。”海菱挣扎着：“放开你的手，你抓痛了我！”亚伦连忙松开了手，海菱一转身就走了。

当天晚上杨伟良在江家吃饭。本来海菱一直把杨伟良当朋友，爱的成份很少，可是，由于霍亚伦的参与激起了她的反叛性格，她竟然一下子就爱上杨伟良，甚至有非君不嫁的冲动。

饭后，他们在海边散步，手牵着手。

“伟良，我很想知道有关你的事？”“我很简单，有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是个独子，我的父母你都见过了。”海菱说：“除了父母就没有别人了吗？你

有没有表妹，或者是青梅竹马的女朋友？”“我没有表妹，表姊，连表哥表弟也没有，因为我父母都没有兄弟姊妹。至于青梅竹马的女朋友……唔，我记起了，她叫妹头，很胖很笨，但人很好，她已经结了婚，有两个孩子。”“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？”海菱停下来，看他。

“有一个！不过已经分手了！”“甚么时候分手？认识我之前？之后？”“当然在认识你之前，我和她早就分开了！如果你不问我，我已经想不起她。”“为甚么要分手？有第三者介入？”“不！完全是意见不合，过去，除了她我也没有别的女朋友，我不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。我更不是调情圣手，对于爱情，我还是一知半解，我幼稚得像个小学生。”杨伟良又脸红了，他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人。

“所有分手的男女，都喜欢以意见不合为理由，但是我认为事情并不会那么简单，性格不合，只要双方有爱情，就可以互相迁就。”伟良说：“海菱，我和她不只是性格不合，而且意见不合，她和我想的，完全是两回事。”“每一件事情发生，都有导火线，是甚么事情令你们分开的？”海菱像一个精明的法官。

“因为我去加拿大留学。”杨伟良说：“她不想我离开她，用分手威胁我，她天天跟我吵，她很野蛮，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受不了！”“这是她不对了！”海菱似乎松了一口气：“不过我仍然有疑问，伟良，我的问题，你要想清楚，我不想欺骗人，也憎恨人家骗我。你说，她是你的未婚妻，还是女朋友？你由加拿大回来，还有没有和她见面？”“她……只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还没有订过婚，我去加拿大之前已经和她分手，因此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，我说过我已忘了她。”海菱问道：“她是个怎样的人？我想知道她的一切。”“我和她是中学同学，后来我念大学，她念商科。她爸爸开了一间士多，她是一个小家碧玉。不很漂亮，也没有甚么特点，她很平凡，比我还平凡。我认为她比较适合做教师。”“做教师？她热爱教育事业？”“不，我是说她罗罗唆唆，如果她教书，就可以一天说到晚，学生会是她最忠实的听众！”海菱笑了起来，她说：“你心里除了父母，就没有别人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不，我心里还有一个人！”他又面红了。

“谁？她是谁？告诉我！”海菱停下脚步。

“我不能说，这是我心里的秘密。”杨伟良为难的说：“我有这种思想，已经是太过份了，所以，我只能把它藏在心里，永远不让别人知道。海菱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能说。”“好吧！既然你要隐瞒我，不信任我，那末我们做朋友也没有意思。”海菱放开杨伟良的手：“你去保存你的秘密，我们从今天起不要再做好朋友，因为我不需要一个对我不坦白的朋友，再见吧！杨伟良！”“海菱，我没有秘密，我心里的人就是你！”杨伟良着急了，轻轻拉着她的手。

“是我？真的是我，我在你心里占了多少位置？三分之一？”海菱兴奋地叫着。

“不！是二分之一，其余一半是属于我的父母的。”杨伟良偷看海菱：“你……”“我？我生气了，因为你做事不恰当！”“我知道我该死，我怎可以爱上我的老板，我太不自量，海菱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收回那句话，就当作我从来没有说过。海菱，原谅我吧！”“我怪你？我为甚么要生气？我是高兴才对呢？因为有人说，我活在他的心里！”“但是，刚才，你说你生气了！”“我

是为你的父母而生气，他们那么疼你，每人才只不过占四份之一，你应该公平些嘛，每人占三份之一才对。”“海菱，刚才我只不过说了一个笑话。一个穷职员，竟然爱上他的大老板，太荒谬了。”“爱情是不分阶级的，我根本就不同意，千金小姐应该嫁富家公子，那些锦上添花事，我向不感兴趣，我多谢你爱我！”“你虽然不介意，但是别人会怎么想？”“只要我认为对，我就做。我一向吾行吾素，从来不受第三者影响。”海菱一想到霍亚伦，心里就有一份冲动：“伟良，我们订婚！”“订婚？你不要逗我，我会当真的！”“同样，我也是认真的，假如你爸爸妈妈不反对，短期内我们就订婚，我要让别人知道，我是个反传统，爱创新的人，我是与众不同的。去吧！今晚就回去征求你父母的同意。”“用不着征求他们的同意，因为”“我妈喜欢你比喜欢我更多，她知道了，会高兴得晕倒。”“老人家都很迷信，回去叫你母亲选一个好日子，日子订了我就通知爸爸。”海菱真切的说：“你不是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有一间广告公司？订婚后，我把广告公司交给你管理。”“不！海菱，我不能！我仍然做我的广告设计师，我不要人家误会，以为我爱的是你的财产，我不愿意夫凭妻贵。”

海菱和杨伟良订婚的消息，很快就传了开去，和海菱接近的人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，因为，海菱的个性，他们了解，可是那些自作多情的公子哥儿就大大失望，甚至有人夸口要买凶杀死杨伟良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伟良只是一条狗。

某天下午，海菱在广告公司办公，突然，她想起了要写一封信给德国一个厂家，她开了对讲机叫了两声，没有回音，她感到奇怪。走出去一看，看见珍妮韦高正在和一个女郎说话。

“珍妮！发生了甚么事？”珍妮说：“董事长，这位李小姐要见你，可是，她事先没有预约时间。”“董事长！”那女郎立刻站起来，走向前，轻声说：“求你给我一些时间，那是有关我和伟良的事，我求求你？”“伟良？”海菱一阵诧异，她打量着她，终于说：“请进来！珍妮，我今天不再接见任何人，替我把下午的全部约会取消。”回到董事长办公室，那女郎站在一角哭泣。

“请坐吧！”海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：“请问你贵姓？是伟良的甚么人？”“我叫李小晶，是杨伟良的未婚妻。”“未婚妻？”海菱像给人打了一棍，二十一年来，她从未受过这样重打击：“你就是那个开士多的小姐？可是伟良早就和你分手，这几年间，你们已经没有来往，一切都完了。”“不，我们没有分开过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是他的未婚妻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已经结婚。”“怎么把我拉上了？是你不肯让他出国留学，你们意见不合，所以才会分手。”“我不肯让他出国？他去加拿大留学的主意，还是我想出来的，伟良中学毕业后，总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我就提议他出国，当时，他的父母也认为他应该出国深造，于是把租屋卖了，杨伯伯又向朋友借了一些钱，辛辛苦苦储够了钱，抱着满怀希望把他送上飞机，我……”海菱有一点晕眩，这突然发生的事，令她有杀人的倾向，她真想砍伟良几刀，不过，她警惕自己，必须以第三者的身份处理这件事，否则有欠公平，同时，她也不能听信单方面的话。

“伟良出国后，他的父母没有钱，只能租两个床位住，杨伯还要摸黑替

人抹车赚钱，直至我父亲去世，我接管了士多，于是，我便把伟良的父母接到我的家去。你不信，去查问我的邻居，伟良的父母，在我家里住了几年。”

“你不必管我信不信，继续说下去！”“伟良在外国的几年间，他父母所有的衣、食、住、全部由我供给，后来杨伯母生病了，也是我请医生医理她。”“我去过杨家，但是，我并没有见过你？”“伟良自从在你公司工作，第二个月，他找了新房子，一家三口就搬了出去。”“你对伟良一家有恩，照道理。他们应该感激你，但是我见过伟良的父母几次，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你，他的父母难道也变心了？”“以前伟良的父母的确很感激我，说我是他们的大恩人。伟良这次由加拿大回来，除了要找一份好职业来养父母，还准备和我结婚。”海菱记起来了，当她和伟良第一次见面，他曾经说过：“我的母亲生病了，而且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的那句话，可能就是要和李小晶结婚。

“自从伟良认识你，他父母不再喜欢我，我每次去探望他们，他们的态度都很冷淡，他们甚至向我透露，伟良快要飞黄腾达。”“他们这样寡情，伟良又怎样？”李小晶说：“他很少去看我，说工作忙。”“因此你生气了，天天跟他吵？”“我没有跟他吵，也没有认为他不对，我常常鼓励他努力工作。想不到他昨天竟然提出要和我解除婚约，他……不要我了！”“你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？”“不是的！董事长，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并没有分手，只不过因为伟良要和你订婚，所以才抛弃我，他们说你比我好一万倍！”“你比我更适合做一个贤妻良母！”“但是你比我富有，比我有权势，在你的面前，我只是一个小可怜。我不能帮助杨伟良达成他的愿望，如果他们有一个像你这样富有的媳妇，他们不单是可以在人前炫耀，而且，他们可以真真正正的享福，他的母亲告诉我，她都快可以坐劳斯莱斯汽车，住豪华别墅。”“他们一家三口真卑鄙！”海菱低首沉吟了一会问：“你既然是伟良的未婚妻，你一定有他的订婚信物，你有吗？”“我们订婚的时候，伟良送了一只订婚戒指给我，虽然只是K金戒指，但里面有我和他的名字。”李小晶把戒指脱下来。

海菱接过指环，她的心已经片片碎了。

“把戒指放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“江小姐，不要赶我走，我求你放过伟良，你富有，年青又那么漂亮，你会有很多很多人追求你，但是，我已经等了伟良十年，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失去的青春也不会回来。”“你不必担心，我决不会抢人家的未婚夫；不过，我先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我会和伟良好好的谈，你在这儿不方便。”“没有甚么好谈的，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，你肯放伟良，我就有希望！”“你不要咄咄逼人好不好？你痛苦！我也痛苦！你烦恼，我更烦恼。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和伟良订婚，可是却突然跑出来一个未婚妻，你叫我怎样向人交待，我不在乎人家的观感，但我憎恨别人在背后耻笑我，杨伟良太伤我的自尊。我是个把自尊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，我已经够烦了，你回去吧！你会得回你的幸福！”李小晶黯然离去。海菱双手抓住头，好一会，她按下对讲机：“珍妮！请杨伟良进来！”这是她唯一的希望了，她等待着。

杨伟良春风满脸的走进来，快要是江家的娇婿，梦想也即将实现，又怎能够不开心？“坐吧！”海菱说，表面若无其事：“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她叫李小晶，你认识吗？”杨伟良再也笑不出来，他呆住了。

“她也是开士多店的，会不会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？你不会连她的名字也忘了吧！”“我认识她，她就是我以前的女朋友。”“你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在甚么时候？”“在我去加拿大之前，好几年了，那天晚上，我不是已经把一

切告诉了你吗？”“我发觉你并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我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和她只是朋友，没有订过婚。”“对呀！我们只不过是朋友，我从未跟任何人订婚，当然除了你。”杨伟良一下子又开心了：“妈妈很迷信，她说要拣好日子，她明天才去找算命的拣吉日。老人家真麻烦。”“我很幸运，因为你们还没有拣到好日子，而我也没有通知我爸爸，否则，事情更麻烦。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没有和人订婚，为甚么这只戒指里面，刻有你和李小晶的名字？”“那是……其实，我也不知道这回事。”杨伟良开始说话含糊：“一定是她自作多情，自己买戒指，然后把名字刻上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“你去加拿大的一段日子，你的父母住在李小晶的家里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警告你不要撒谎，你的事，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。”“是有这回事，她这人很不错，肯帮助人，我们家受过她的恩惠，以后我一定会报答！”“你不是说，你去加拿大之前就和她分手，她为甚么还要照顾你的父母？你说你很久没有和她见面，可是你昨天刚去找过她。你说你没有和她订婚，既然没有订婚，为甚么又要要求她和你解除婚约？”海菱很激动：“我憎恨别人说谎，我憎恨别人欺骗，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，你也应该知道瞒骗我的后果是怎样？”“海菱，你别生气，听我解释！”“我听你的已经太多了，我再不要听那些美丽的谎言，你不单只欺骗我，而且更伤害了我的感情，我失败了，最惨痛的失败。霍亚伦胜利了，他彻底的胜利，你知道他会怎样对我？他会耻笑我，笑我是天下第一个大傻瓜。他说得对，我本身的条件比不上我的财势有吸引力。你们一家三口都喜欢钱！看，这是钱，全是五百元的，给你，给你！”她把钞票掷向杨伟良的面上。

杨伟良一张油嘴，此时已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他没有说话，因为他已经知道后果。

“滚出去，带着钱，还有你送给李小晶的订婚戒指。滚！永远不要让我看见你！”“董事长！我是给解雇了？”“不错，从现在起，你已不再属于江氏广告公司，我不会用一个忘恩负义的职员。”“董事长！我求你一次……”“不要求我，永远不要求我，滚！”海菱极度苦恼，假如她是一个普通女孩子，她会大哭一场。但是，她不能哭，女大亨不能哭，她要坚强，她要忍受。她压制自己，然而越是压抑越痛苦，她像一个充满气的汽球，分分钟会突然爆炸。

没有人知道她离开办公室，她是偷偷溜出来的，她不想别人慰问她，同情她。

一辆汽车驶过她身边，她没有理，也没有看，仍然像游魂似的，慢无目的的向前走。

突然，她身边响起了号角声，她本能地吓了一跳，旋过头，看见霍亚伦的汽车停在她身边。

她冷哼一声，没有理会他，一转身，转进了另一条小路。

霍亚伦走上前，捉住她的手臂：“不要到处乱跑，我开车送你回家。”“我不要回去，放开我！”海菱用力挣扎。

“跟我走！”霍亚伦用力拉她，坚音很沉重：“你太任性，你知道在街上乱跑，会有多危险，走，跟我上车。”海菱看看亚伦，没说出一句话，是惊吓？是麻木？她没有想，只是任由亚伦的摆布。

在车上，海菱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同样的，霍亚伦也没有说话。两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。

汽车驶得很远，很远，当海菱从沉思中惊觉，她发觉汽车并非驶向浅水湾，她立刻抗议：“你要把我带到那里去？”“我有一间小屋，我自己设计，自己布置，那不是家，只是一个小乐园，每当我心情恶劣的时候，我会在那儿躲半天。”“我的心情并不恶劣，送我回家。”“海菱，你虽然贵为女大亨，其实你还像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在大人面前逞强，其实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的小孩子。”“我不会哭，我从小就不哭！”“极度的压制，会令到精神崩溃，坦白告诉你，有时我也会哭，两年前我心爱的小狗被汽车碾得血肉模糊的时候，我就哭过。”“你躲到你那间小乐园，偷偷的哭？”“是的！后来我拿起一枝猎枪，要找那凶手算账，我要杀死那压死我的小狗的司机。”“你杀死了他？”“没有，因为她是一个女人，而且她很惊慌，她跪在地上求我，她很可怜，而且充满悔意，我实在不忍心下手，我放过她！”海菱松了一口气。她是为那司机担心，还是怕亚伦杀了人？她不知道，不过，有一点，海菱不得不承认，亚伦很有个性，有同情心，爱护小动物，一眼看上去，他自负又轻狂，但是只要多和他接触，发觉他的为人其实很不错。

一阵沉默，又把海菱带回苦恼的境界，只要她一想到今天的事，她就无地自容，只要她一想到阳伟良，她就感到痛心。

对于这件事，亚伦会有甚么想法？他为甚么老是在她的眼前出现？他知道些甚么？

汽车终于停下来，海菱看见右面有一个海湾，左面有一间红墙绿瓦的小屋，小屋附近，种了很多小花，屋子的外墙，生满紫色的牵牛花。

海菱跟随霍亚伦下车，她并不觉得这间五彩缤纷的小屋有甚么特别。

亚伦用锁匙开了门，踏脚进去，她不禁一呆，屋子的外面和内面，简直是两个世界，屋外是土得很，屋内是雅得很，白色的墙，白色的窗纱，有一个小酒吧和一座身历声唱片机，屋内没有椅子，没有桌子，只有几个垫子，和一块厚厚的，雪白的软绵绵的地毯。

亚伦放了唱片，轻柔柔的音乐。亚伦交给她一个粉蓝色的垫子，他微笑说：“坐吧！我给你榨橙汁。喜欢这唱片吗？”海菱没有说话，她坐在地毯上，把垫子拥在怀里，她不知道她在这个不像家的乐园能干些甚么？听唱片？听海浪声？回忆？是的！回忆，亚伦是故意带她到这儿来回忆她和杨伟良过去的一切，他要把她迫疯，为甚么？为甚么要这样残忍？亚伦拿着一杯新鲜的橙汁走过来，他蹲在地上轻声：“喝了它，松弛一下。”海菱别转了脸，是一个反抗的表现。

“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可是就算你不吃，不睡，也于事无补。事情已经发生，也已经终结，你不是说过，你做错了，会承担一切后果。”“是的！霍亚伦，我错！你对了，我没有吸引力，我有的只是钱，而我选中的人，也是为了我的钱，我惨败了，你看我有多可怜？你看到了，你终于看到我最弱的一面，你笑吧！”

笑我是个大笨蛋，除了钱就一无所有的大笨蛋！”“海菱，你怎么了，我带你来，是要你快乐，要你抛开一切，我是为你好！”“为我好？为甚么？我们不是一直对立的吗？从开始你就看不起我。现在你可以更加看不起我，我肤浅，没有头脑，我愚蠢，没有眼光，我错了！我现在来承担，你笑吧！”

亚伦把橙汁拿开，他坐在海菱的身边：“别以为自己是个女大亨，就要超人一等，其实，你很年青，还是孩子，年青人都很容易冲动，常常会做傻事，你会，我也会。虽然你很聪明，也很能干，但是，你年轻，缺少经验，做错事是难免的，只要知道自己错，以后小心就是了，何必太认真，太自疚？况且，错的是杨伟良，不是你，要内疚的是他，他欺骗着两个女孩子。”“我一向做事很有计划，很有条理，我不明白自己为甚么毫不考虑就决定一件事，一件重大的事。”“我的婚姻大事，我疯了，一定是疯了！”海菱把脸埋在垫子里，饮泣起来。

“哭吧，放声大哭吧！不要压制自己。”霍亚伦轻抚着她的头发：“忘记自己的身份，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“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要看我怎样哭。”海菱抬起头，满脸泪珠：“看吧！看看这失败者有多丑陋？轻视我吧！耻笑我吧！”霍亚伦拿出手帕，轻轻替她抹去泪水，他说：“我不能笑，我笑不出，其实，我应该感到难过，因为这件事，我应该负一部份的责任。”海菱愕然望住他，溢满眼眶的泪水，滑下了一颗，直滚在亚伦的手背上。

霍亚伦说：“假如我不告诉你有关杨伟良的事，不会刺激你和杨伟良，我知道你和杨伟良订婚，一部份的原因是为了向我示威。你不和姓杨的订婚，他就不会和未婚妻解除婚约。那末，他的未婚妻也不会找你麻烦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”海菱满肚委屈地说：“发生了这件事，你叫我以后还有甚么面目见人？很多人都知道我和杨伟良订婚，现在又叫我怎样向别人交待？我……不如死了倒好。”海菱又伏在垫子上，哭了起来，她忘了她和亚伦是对立的，她只想哭，狠狠的哭。

亚伦没有说话，坐在她身边，好一会，亚伦说：“哭够了吧！看，我的垫子都湿透了！”“我还你一个。”海菱呜咽着。

“我不是痛心我的垫子，我是担心你哭坏了！”亚伦托起她的脸，她仍在抽咽。

海菱那梨花带雨的样子，令亚伦又怜又爱。他吻去她脸上的泪珠，海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，竟然倒在亚伦怀里哭起来。

亚伦拨开她脸上的头发，吻了她。

一会，海菱轻轻推开亚伦，站了起来：“我要走了，送我回去。”“多坐一会儿吧！”亚伦站在他的后面，握着她的肩膀：“等会儿我和你去看日落。”“不，我精神不好，想休息。”“好吧！回家睡它一觉。不要再胡思乱想，也不必管别人，只要自己认为对，就去做。”当他们离开小屋，亚伦正要锁门的时候，突然他拉下一把钥匙给海菱：“给你！”“给我干甚么？那儿的钥匙？”“这小屋的门匙，以后只要你喜欢，随时可以来，当然，如果我有空，我会陪你！”“这间屋子的门匙一共有多少条？”“总共有两条，一条是给你，另一条我自己留着，放好它，别遗失了！”“我不相信只有两条，别的女孩子呢？难道她们飞进去？”海菱又要找麻烦。

“甚么女孩子？我不明白？”“你的那些女朋友。你喜欢追求谁，就给她一条门匙，我手中的钥匙是第几号？十五？还是三十？”海菱把心中的苦恼发泄在亚伦的身上，由于她心理不平衡，她始终不快乐。

亚伦耐心地解释：“我承认我有很多女朋友，但是她们没有一个有资格做我这小屋的客人，你是第一个到来的女孩子，也只有你一个人有我的钥匙。”“我不相信你的话。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你的风流史，你的女朋友，比你的分公司还要多。”海菱用手帕抹乾了脸，她已经不想哭，也不再感到委屈：

“你是想乘虚而入。我可不会上当，这条钥匙给回你！”霍亚伦气得说不出话，面更红了。

“你简直侮辱我的人格。”亚伦一手抢回钥匙，掷到雪白的地毯上：“你有甚么了不起！你这个人，没有脑，也没有感情。”亚伦锁上门，自己走进汽车，海菱没有办法，只有跟着坐上去，一路上，亚伦没有和她说过半句话，显然他是生气了。

一到江家，等海菱下了车，他连一声再见也不说，就把汽车开走。

海菱表面装作毫不在乎，其实，她心里是另外一套，她喜欢亚伦对她温言软语，可是，她又喜欢看发脾气，她觉得亚伦很特别，与众不同，她喜欢亚伦的怪脾气，但是又有点恨他。

整个晚上，海菱老是做梦，每个梦里，都有亚伦；他的乌亮眼睛，他的笑，他的雪白牙齿。

天刚亮她就醒过来，她坐在床上呆想，经过杨伟良的教训，她实在不应该再谈恋爱。为补偿自己的过失，她要全心全意工作。霍亚伦又怎样？他已闯进她的心。

理智点，江海菱。她警告自己，忘记他远离他。她不能再受打击，她不能再容许别人耻笑，跳出感情网，那是最明智之举。

她按了床头的对讲机：“福嫂，请进来！”“小姐，早安！”福嫂含笑走进来，她手上捧着一只长长的花盒：“有人送花给你。”“谁送的花！”她把花接过来，一看，是新鲜的白玫瑰。她知道，那不是杨伟良送来的，因为杨伟良送的全是黄玫瑰。现在看起来，白玫瑰比黄玫瑰更清丽，更可爱！

“是一位少爷送来的。”福嫂一面拉开窗幔一面说：“那位少爷很诚心，八点正就把花送来，门公说他胡子还没有剃呢！”海菱揭开花盒，里面有一张印花的小咭，小咭内为着：海菱早！昨晚睡得好吗？我为昨天的态度感到歉疚，因此我一夜没有睡，等天亮去买花送给你。我等你下班，五点钟见。

海菱把小咭放在唇边，她想了一会，终于把咭片放在床头的壁柜内，她忙着更衣上班。

到广告公司，意外地，在会客室看到杨伟良和李小晶。海菱一看见杨伟良就生气，她不理他们，一直向董事长室走进去。

“董事长，我是来求你的。”小晶追上来。

海菱皱起眉头，她无可奈何的说：“我给你五分钟，进来吧！”李小晶拉着杨伟良进去，杨伟良一直不敢抬起头来，海菱鼓着勇气道：“有话请快说。”

“董事长！伟良做错事，他应该受惩罚，我是特地来代他向你道歉的，董事长，我求你大人有大量，宽恕他，给他一次自新的机会。”“他抛弃你？要和你解除婚约？你还替他说好话？”海菱气冲冲的说：“这种忘恩负义的男人，你早应该把他一脚踢开。”“我没有念很多书，也许你会觉得我很笨，虽然伟良对不起我，但是只要他肯回到我身边，我愿意忘记过去的一切，原谅他！爱一个人，不单只要付出情感，还要有更多的了解与体谅。”你已经了解他？体谅他？原谅他？”“是的！换了我，遇上董事长这样可爱的美人儿，我也会变心，”李小晶诚恳的说：“男孩子理智比较薄弱，容易犯错误！”“我佩服你的量度，你到底要些什么？”李小晶说：“请求董事长不要开除他，让他

在贵公司工作，他们一家三口，一向依靠这份工作生活，他的父母年纪已经太老了，万一伟良失去了职业，他们就会陷入困境。董事长，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！他虽然犯了错，但他毕竟是个有才干的人。”“杨伟良，你未婚妻的话，听到了没有，你惭愧不惭愧？”海菱高声呵责。

“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，小晶，走吧！”“董事长，求求你！”李小晶哭了起来。

“好吧，看在李小姐的份上，我让你继续在这儿工作。不过，我只是被你的未婚妻感动，我从未见过像她那样好的女人。你辜负了她，太没有良心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！”海菱面对小晶，声音也温和了：“他现在的收入不错，足以维持一个家庭，你们尽快结婚吧！”“谢谢董事长，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！”李小晶抹去眼泪，非常开心：“我保证伟良以后一定会忠心工作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”“杨伟良，替李小姐截一辆计程车让她回家，然后你回来工作，时候不早了，去吧！”伟良和小晶愉快地退出董事长室，海菱吐了一口气。一下子，她仿佛也原谅了杨伟良。

突然，她想起霍亚伦，她连忙召珍妮进来：“吩咐江荣把汽车开走，我不要坐车。”“董事长，经过上一次的，你答应过让江荣、江辉保护你的，而且路那么远……”“珍妮，现在是大白天，满街都是人，而且我也不会走路回家，我会坐计程车回去！”“反正要坐计程车，为甚么不坐自己的车？”珍妮非常疑惑。

“我坦白告诉你，我不是不想江荣陪我，我是怕被人发现我的汽车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”“我还不明白，不过，我会依照你的吩咐去做！”珍妮走出去，海菱看看她的背影摇头。

五点正，海菱已把一切做妥。她把手袋挂上，走出去，看见江荣坐在会客室里等候着。

“珍妮？怎么了？”她指住江荣问。

“董事长，你只是不想坐自己的汽车，你并没有反对江荣陪你，所以我叫江荣送你回家。”珍妮耸了耸肩说：“我是否做错了！”“唉！”海菱无可奈何，伸一下手指说：“好吧，大保镖，你送我回去吧！”到大厦的下层，海菱说：“江荣，我们由后面北翼出口处离去。”“小姐，你不走前门，是不是为了避开霍氏机构的霍董事长。”江荣边走边问。

“你怎会想出这样奇怪的念头？”“霍董事长一早就来了，他的汽车就停在大门口。他又换了一辆跑车，”江荣说：“当我把汽车开走，他还说：“你可以休息一天啦！”

海菱独个儿在饭厅吃下午茶。福嫂拿着一具电话走进来：“小姐，霍少爷的电话！”“福嫂，你……”她指了指电话筒皱一皱眉，终于她说：“把电话放在桌上吧！”亚伦的声音，在电话筒传进来，“海菱，你怎么回来了，我说过接你下班的，你怎可以独个儿跑回家，抛下我不理！”“我没有抛下你，因为我根本没有答应让你接我回家。”海菱的声音冷得像冰。

“你仍然为了昨天的事生气？我已经道过歉，你还要我怎样？跪在你的大门口？”“昨天我也有错，因为我辜负了你的好意，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，谁也没欠谁。”“你既然不再生气，让我见见你好不好？”霍亚伦恳求着：“我

立刻来看你！”“不，不要。从此之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，因为，我们的友谊已经断绝了！”“你在恨我？”亚伦在嘶叫：“为甚么？”“我没有恨你！我们之间一无所有，谈不上爱与恨，我只是想安心工作，我不想再受感情上的困扰，忘记我吧！况且，我们性格不相同，在一起只有吵架，我想清楚，你就成全我吧！”“我立刻来看你，我现在就来……”“你不要来，你来了，也见不到我，因为有一扇门，那扇门你永远冲不过去。”“我会冲过去的，我会打破你的门冲进来！”霍亚伦的声音很激动。

“你打不破的。我的门是用防弹不碎玻璃造的，你永远不能进来，再见吧！”海菱放下电话，她对福嫂说：“把大门的电掣关了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”福嫂匆匆向外走，海菱把脸埋在双手里，她好烦恼，好矛盾，好痛苦，霍亚伦的声音，不断地在她的耳边响起！一声声的海菱，海菱！

一会，福嫂匆匆走进来：“小姐，霍少爷在外面吵着要见你，他……像一只老虎！”海菱开了闭路电视，果然看见亚伦像一只野豹，他不断在屋子外面叫。海菱突然对福嫂说：“以后这个人打电话来，就说我没有回来。”海菱回到楼上的房间，她闭上房门，静静的坐在梳妆台前呆想：“霍亚伦是否真的爱上了自己？她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他那样疯狂！”

海菱像一个逃犯，每天过着逃亡的生活，现在，整个江氏机构都知道霍亚伦追求海菱，甚至一些娱乐报的花边新闻，也刊登了他们的“恋情”，甚至有某一个专家还认为他们是全世界最登对的男女，海菱的亲友，也不断查问她，好像她真的就快要嫁到翟家去似的。

霍亚伦似乎并不在乎闲言闲语，疯狂如旧，可怜海菱却疲于奔命，她每天像逃难一样的窜回家，有时候，还要在珍妮家里暂避。

“假如有一人这样爱我，我死而无憾。”珍妮似乎十分同情霍亚伦。

“他是个疯子，讨厌的疯子！”表面上，海菱的确很讨厌霍亚伦，她常常对人说霍亚伦是个花花公子，女朋友多过二十六个英文字母，她讨厌这种零沽爱情的人。可是，事实上，霍亚伦已经活在她的心里。

这天，深夜，她刚由一个宴会回家。天上下着倾盆大雨，间中还有几个响雷。

“小姐，别怕！”江辉一面开车一面说：“就快到家了。雨真大，路又滑，我不敢开快车，不然早就到家了！”“我不会怕的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”海菱说：“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常常和朋友去打猎，有一次，我走进一个大森林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又和朋友失去联络，那森林又黑又湿，蛇呀，猫头鹰呀，甚么怪物都跑出来，那一次，我是真正的害怕！”“后来怎样了？”江辉也陪着紧张起来。

“我向天空放了三枪，我的朋友听见枪声，知道我的方向，就跑来把我救了出去。”“小姐，你真聪明，而且又勇敢……”突地，江辉紧急煞车，海菱心里暗叫不妙，是不是历史重演，为甚么每次打架，她都穿着晚礼服。

海菱看了看窗外，那儿不就是她家的路上？“江辉，还有很短的路程就到家了，你为甚么在这儿停车？你想我冒雨跑步回家？”“前面有人挡住我们的汽车，我不敢向前驶，路那么滑，怕会辗死他的。”“他是谁？那么大雨，他站在路上干甚么？”海菱感到非常迷惑。

江辉把头伸出车厢外一看：“小姐，他好像是霍少爷，他全身湿透，我只认得他的身形，现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海菱旋下玻璃，往外一望，雨太大，她好一会才看清楚，果然是霍亚伦，他穿着白色乾湿褛，头上没戴帽子，大概帽子被风吹掉了，他的头发被雨水淋得湿透，他的面上也被雨水遮盖，但是，他千真万确是霍亚伦，看到他这样子又气又怜，海菱说：“响号角叫他走开。”号角一连响了五下，他仍然站在路中不动，忽然，海菱开了车门走出去，她这突然的举动，令江辉吃惊：“小姐，小姐，雨很大……”海菱直奔向前，霍亚伦看见海菱，冲上前去一把拥住她，海菱用力推开他说：“你走开，我的汽车要驶过，别在这儿做疯子。”“我不走，你把汽车驶过来好了！”“霍亚伦！”海菱大声呼叫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，我也给你迫疯了！”“我要和你好好的谈一次，答应我吧！”“你说，你说吧！”海菱用力顿足。

这时候，江辉飞跑过来，他一手拿着伞子遮住海菱，一手指住霍亚伦：“你老是缠住我的小姐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“这是我和我小姐的事，你不要管！”“你麻烦我的小姐我就要管，其实，我早就想打你一顿，你看，我的小姐全身都湿透了，都是你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”霍亚伦一向是火爆性子，有人向他挑战，他绝对不会退让，眼看着两个人就要火拼，海菱柔声对江辉说：“你把车驶回去。我等会儿回来，去吧，别闹事！”江辉说：“小姐！雨那么大，你的晚礼服全湿了，我回去拿雨衣给你好不好？”“你不要理我，回去吧！”江辉瞪霍亚伦一眼，无奈的把车驶回江家。

“说吧！霍少爷，你现在可以说个痛快！”霍亚伦用两只手盖在海菱的头上，可是，雨像水一样的倒下来，海菱被雨水淋得张不开眼睛，霍亚伦脱下乾湿褛，披在海菱的身上。

海菱拉下乾湿褛，交回给亚伦，“你喜欢淋雨，我陪你，淋一夜，淋一个月，淋一年，直至我被雨水淹没了！”“海菱，你会受寒病倒的，我的车在那边，我们到车里谈，好吗？”“不。我喜欢在这儿，”海菱把身体靠在墙上，雨不停地打在她的脸上：“我病了，我死了！这样，你就再也不会麻烦我。”“海菱，你为甚么对我总是那样冷淡，难道，你真的不可以对我好一点，你一直避开我，到底为甚么？”亚伦追着问。

“那是因为我不想见到你，其实，我们就算见了面，又有甚么好处？”杨伟良，都因为他，他对你不忠，使你对爱情产生了恐惧，你为了保护自己，为了不想自己再受伤害，所以你避开我。你怕和我多见面，会爱上我，你不敢爱我，你逃避现实，你避开我，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了我。”“荒谬？我不会爱你，我不会做傻事，我已经学乖了，我有足够的理智去分析一切。”“难道你一辈子不结婚，不恋爱？”“那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。”“我要管，因为我爱你！”霍亚伦突然把她拥在怀里：“我爱你，我知道你也爱我……”“不，放开我，放手……”霍亚伦抱得她更紧，海菱挣扎，霍亚伦低下头，吻在她的唇上。

海菱呆了一下，可是，她立刻又挣扎，并且咬霍亚伦的嘴唇，她是决心要摆脱他。

亚伦好像完全没有痛的感觉，海菱用力咬他，他也用力吻她，海菱咬得更狠，亚伦吻得更狠，直至海菱口中有血腥的味道，她着慌了，以为自己的嘴唇已破，她除了用尽生平之力挣扎，用高跟鞋踢他，拚命咬他，亚伦略一松手，海菱就溜了开去，她奔回江家，仍然听见亚伦惨厉的叫声：“海菱，海菱，不要走……”海菱奔回房间，走近镜子查看伤口，可是，她的嘴唇一

点也不痛，她用纸巾抹去嘴唇的血，她看清楚了，她的嘴唇完整无伤，那不是她流的血，她呆视着纸中的鲜血，那是亚伦的，亚伦的血，她满嘴都是亚伦的血。

她感到一阵晕眩，整个人倒在床上。

醒来后第一个感觉是要去看亚伦，她奔下楼梯，走出大屋，冲出去看看亚伦，她以为亚伦一定还在花园外，可是，外面静静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他的车，只有狂风暴雨。

海菱颓然地伏在墙上，她怎样了？为甚么会对他那样残忍。她后悔地低低的饮泣起来。

这时候，福嫂拿着伞子走出来，她把全身湿透的海菱接回去，福嫂一面替她更衣一面说：“霍少爷也真可怜，每天站在花园外面等，有时在前门，有时在后门。今晚他由十一点钟，一直等到一点半。外面狂风暴雨，我看了心里不忍，我曾经走出去请他进花园避雨，但是他不肯，他说在大路上才能截到小姐……”海菱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，她无言。

“其实，说良心话。霍少爷要比杨先生好，就别说霍少爷家世好，风度好，单是说他对你的痴心，我福嫂活了四十八年，还没见过……”“不要再说了！”突然海菱大声喝道。

福嫂吓得低下头，继续为海菱抹乾头发。

“福嫂，对不起，”海菱低声道歉：“我不是有意的，我，只是心情不好！”“我明白的，其实，二十一、二岁的女孩子，应该安心读书，交男朋友，每天玩玩跳跳的，可是你一天到晚为事业忙，连交一个朋友，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，唉！真难为你！”“福嫂，头发乾了，你出去吧！”海菱站起来，倒在床上：“我想睡一会！”“已经三点几钟，你也应该休息了！”福嫂收拾好一切：“明天还要上班呢！”第二天，海菱一早起来就到处找霍亚伦的影子，花园前面没有他，没有花，没有电话，下班的时候，也见不到他的跑车，看样子，海菱不单只咬破了他的唇，也咬碎了他的心。

晚上，江绅士由瑞士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，父女闲话家常，突然，江绅士说：“我知道你很能干，最近我们整个江氏机构都赚了钱，这证明你有足够能力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不过，我仍然比较喜欢你有一个英俊爱你的丈夫，和一大堆可爱的孩子。”“爸爸，你突然说这些话干甚么？”“婚姻，是一种缘份。真正的爱情来了，抓紧它，不要让他溜走，一个女人的青春有限，千万不要被好胜心打垮了自己的幸福！”“爸爸！”海菱在撒娇：“你是不是怕我嫁不出去？”“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，你会知道我在暗示些甚么？好好的享受你的青春，情场，商场，同样是要竞争，明白吗？……”海菱说不出一句话，她当然知道父亲在说些甚么？可是，他不知道，霍亚伦已经在她的生命中消失了，她还能爱谁？她不能把心事告诉父亲，因为，她不想刺激他，虽然，她知道父亲的消息非常灵通，也许，他已经知道她和霍亚伦决裂。

谁能帮助她？谁能了解她此刻的心情？三天后，星期日，本来海菱要参加一个酒会，可是由于前一晚睡不好，没有精神，因此她派了田伯明代表她前往参加。

两点钟左右、海菱刚要吃中饭，本来，她正常吃午餐的时候是一点钟，但是由于她胃口不好，不想吃饭，所以福嫂吩咐厨房熬粥给她吃。

还没有拿起匙羹，一个男仆人进来报告，一位霍夫人要见海菱，如今在门外等候。

霍夫人？海菱敏感地想到那是霍亚伦的妻子，她对亚伦本身的事，知道得很多，但是关于他的家事，却知道得很少，海菱手心一阵冰冷，她吩咐福嫂开了闭路电视，可是，在萤光幕上，她只看到门前一辆银灰色的劳斯莱斯，却看不见坐在车厢里的霍夫人。

好吧，既然已经来了一个李小晶，那末再多来一位夫人也没有关系。

“请她进来！”海菱推开了食具，站起来：“福嫂，午餐我不吃了！”“那怎么行？”福嫂在抗议：“小姐，你已经没有吃早餐，怎可以一直饿下去。”海菱摇一下头，叹口气，她走出大厅。

不一会，男仆带进来一个四、五十岁的妇人，她服装华美，举止高贵，论她的年纪，绝不可能是亚伦的妻子，她，到底是谁？霍夫人微笑打量着海菱：“这位一定是江董事长。我是霍亚伦的母亲。”“原来是伯母，请坐！”海菱心内的重压放松下来：“我是晚辈，请叫我的名字好了！”“江小姐，我想跟你谈谈，你能给我多少时间？”她说：“真抱歉，我甚至没有预约。”“没关系的，你喜欢跟我说话，随便说好了，用不着顾虑到我的时间。”“我知道你很忙，不太打扰你吗？”“不，绝不，我正在闲着呢？”海菱很高兴，见到亚伦的母亲，不过又有点担心，不知道已经发生，或者将会发生甚么事？福嫂连忙去准备茶点招待这位贵宾。

“那得由很久说起，我嫁进霍家，一连生了七个女儿，我也一共哭了七次，大户人家，要是生不出儿子，家姑固然不高兴，亲戚也在说闲话，我记得，亚伦的祖母正要迫亚伦的爸爸娶小妾，我结果很争气，产下了唯一的儿子。”“可想而知，亚伦到来人间，多受欢迎！我和丈夫很疼爱他，不过，不单只因为他是个儿子，他实在太聪明，考试年年第一，甚么玩意儿，一学就会，他十六岁中学毕业，二十一岁大学毕业，其实他大学还未毕业，他已经利用课余时间，帮助他爸爸处理事务，我们见他聪明，有才干，又有头脑，因此，他大学一毕业，他父亲就把一切交给他管理，这几年间，他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很成功，江小姐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过份，一坐下来就称赞自己的儿子？”“这是事实，伯母，你请说吧！”“其实，亚伦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，听说他很风流，有许多女朋友……”这时候，刚巧福嫂出来请人客吃茶点。

海菱说：“伯母，到餐厅吃点东西好吗？”霍夫人说：“谢谢。对不起，我胃口不好，吃不下。”她抱歉地向福嫂微笑，她很有教养。

“没关系的。伯母，你继续说吧！”“亚伦从来没有把女孩子带回家，他也从未因私忘公，可以说，从未有一个女孩子能影响他，他很理智，除了事业，似乎甚么都不在乎，他自小就是这样子，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，满身是伤，他回来一样笑哈哈……”“亚伦已经快二十八岁了，我和他爸爸，都希望他早日成家立室，可是每次说到这件事，他又是笑哈哈，他说趁年青应该多玩玩，要他谈恋爱，非要到四十岁不可。我和他爸爸真怕他那游戏人间的态度害了他，也害了我们霍家，直至半个月前，他突然告诉我们，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，我们半信半疑，不过也很高兴。”海菱俏脸低垂，因为霍夫人直视着她。

“谁知大前晚，深夜，我们都睡着了，他由外面回来，我们的男管家见他全身淌着雨水，要替他更衣，他很生气，一掌把管家推倒在地上，虽然，亚伦骄傲自负，说话坦白得叫人受不了，可是他对下人一向很好，很少责骂，那晚他带了很多酒进房间，他把自己关了两天两夜，直到昨天，我们撞门进去，看见他昏倒在床上，地上有十几只空酒瓶。”“现在他怎样？”海菱关切

的问。

“唉！情况很差，医生说患了重感冒，幸好他喝了酒，不然他会患肺炎。不过，说甚么也没用，他不肯打针，不肯吃药，甚至不肯吃东西。他活了快二十八年，他从未令我这样担心。我们一家人都不明白，他为甚么这样消极……”“我很卑鄙，偷看了他的日记，才知道他失恋了。一个甚么都不在乎的人，竟然对爱情这样痴心。连我做母亲的几乎也不相信。”霍夫人抹泪：“江小姐，我今天来，求你去看看亚伦，劝他吃药，你能帮助我吗？”“伯母，我……”“江小姐，他再这样摧残自己，他会死的。”霍夫人握着她的手：“救救他，求你。”海菱终于点一下头。

到霍家，大厅里有很多男男女女，霍夫人告诉她，那些人都是她的女儿女婿，是来看亚伦的。他们都很关心弟弟。

到三楼，霍夫人敲响房门，没有人回话，霍夫人开了房门，对海菱轻声说：“请进去吧！”海菱走进去，关上门，她站在门边。

一会，亚伦大概是听见声音，他回过头来看见海菱，他很愕然：“你怎么会来的？”“是你母亲请我来的。你病了！”“你走吧！我不要别人可怜我！”“可怜你？我为甚么要可怜你！我只是来看看，看你有多滑稽。”海菱拉一把椅子坐下来：“头发散乱，面色灰暗，啧啧！瘦了又憔悴了，也许你说对了，我真的应该可怜你。”“你得意了吧！”亚伦声音都颤了。

海菱说：“你也很伟大呀！温莎公爵为了美人弃江山，你呢？连命也不要了，本来，我对你虽然没有甚么好感，可是，总以为你是个男子汉，有自尊，有志气，谁知道你竟然为了失恋，不顾事业，不顾家人伤心，你真懦弱，真没有志气，你丢尽了所有男人的脸，幸而我没有爱上了你，否则，我会因为你而感到羞耻，你知道你像甚么？像一只后巷没人要的小狗，可怜又可哀！”“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，你走，走！”“我不能走，我要留下来，看你能活多久？别装模作样了，不吃饭不会死的，要是你真正想死，我可以把我的猎枪借给你，或者送你一瓶满满的安眠药，明天报刊会刊登，“霍亚伦为江海菱而死，那多有趣！”“你简直是凉血动物，你没有人性。我不会为你这种人而死，你不配！我会活下去，你等着瞧，我会比以前活得更好。”他按响叫人铃，一会，一个男仆走进来：“少爷！”“给我药吃。”男仆很高兴，由冰箱取出一盒鲜奶，给亚伦喝了，然后小心地侍候他吃药。

“给我煮一碗面，要四块猪扒，厚厚的。”“是的，少爷。”那男仆开心得咧着嘴。

“看样子，我应该走了！”海菱站起来。

“坐下，不准走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吃药，吃东西，我要你知道我没有你仍然能生存。”海菱再次坐下来，没说一句话，一直等到亚伦吃完面，他伸手指着房门说：“你现在给我滚，这一辈子别让我看见你，滚……”海菱走出去，关上房门。她靠在门上，泪珠再也忍不住滑下来。

霍夫人一直站在外面等着，这时候，她是过来，海菱连忙擦去眼泪，挤出笑容。

“谢谢你，江小姐。”霍夫人诚恳的说。

“那儿话！”海菱极力装作开心的样子：“亚伦是我生意上的朋友，他有病，我应该来探访他，伯母，我告辞了，晚上我还有约会！”“我永远感激你，但愿我能报答你！”

海菱回到房间，身体摇摇欲坠，她扶住墙壁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倒在地毯上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海菱躺在床上，蒙眬间，听见福嫂和珍妮在露台上轻声低语。

“……没骗你，小姐从小身体就很好，这几年连小病都没有，老爷常说她像只小老虎。”“那末，这一次为甚么会晕倒在地上。”“怎能不晕？前几天，她淋得浑身湿透，这几晚，她夜夜失眠，昨天她一整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，由霍家回来，她的脸白的像纸，也不知道她在霍家受了什么气？”“霍亚伦有没有来看她？”“他也病了啊！唉！两个人都病。”“电话总有一个吧！”珍妮问。

“看样子两人闹翻了！我们小姐真可怜。”经过几天的药物治疗，海菱的病已经好了，换了衣服，想回公司看看，可是浑身无力，她叹了一口气，靠在床上。她知道自己这副心力交悴的样子，并非完全为了身体有病。

她拿起床头的粉红色松毛狗玩弄着，突然有人轻轻敲门，她没精打彩的说：“进来吧！”门打开，她眼前一亮，走进来的是穿白色西装，白衬衫，蓝色丝领带，蓝色袋巾的亚伦。

他笑着，她又看见他那排漂亮的白牙齿。

他捧着一盒花走过来，在海菱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。

海菱抚着捡，愕然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“福嫂！她是个很好的女人。”霍亚伦放下手中的花，坐在床边，抚一下海菱的额头：“你没事了吧？病了为甚么不通知我。”“你这个人好莫名其妙，”海菱推开他：“你那天叫我滚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还来干甚么？而且你还敢坐在我的床上，简直岂有此理！”“那天我气疯了，因为我那么爱你，而你竟然这样狠心，你每说一句，好像一根针，一针一针的把我的心刺碎，当时我的确很恨你，后来你走了，妈妈告诉我，你在我的房门外哭，我知道你心里实在爱我，你只不过用激将法令我吃药，吃东西，你很聪明，我中计了！”“你既然已经明白，为甚么不向我道歉，你知道你那天有多凶，简直像只猛兽。”“我立刻打电话给你，可是妈咪突然凶起来，她竟然向我提条件，她说，如果我要见你，必须养好身体，能上班，有能力工作，否则她就禁止我和你来往，她把我房中的电话拿走，还派人看守我呢！我简直是动弹不得。”“那证明你妈妈不喜欢我。”“她不喜欢你？我躺在床上养病的日子，她除说你有多好，别的都没兴趣提，我的几个姐姐都称赞你。我妈妈禁止我暂时不准见你，完全为了我好，她说你太好，我病中那副憔悴的样子实在配不起你！”“喜欢我也没有用，反正我们不适合。”“海菱，我们其实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何必要互相折磨，经过这一次，我很珍惜我们的感情，我不能没有你。真的，我不能形容我有多爱你，总之，我整个心都给你占据了！”海菱别转了脸，亚伦把她的脸托过来：“你瘦了，也忧郁了！”“都是你，现在我也病了，你得意了吧！”海菱抛开小狗，握起拳头用力打亚伦。

“打吧！打吧！我也应该死！”海菱颓然放下手，倒在亚伦的怀抱里，亚伦紧紧抱住她，吻她的头发：“以后我决不敢做你不喜欢的事，我顺从你，做你裙下不贰之臣。”“我不要哈叭狗！”海菱喃喃的。

“那末，要是你刁蛮我就打你！”“你敢？”海菱又在槌他。

“为甚么不敢？只是，舍不得！”海菱在他的怀里笑了！

海菱的生活显得多彩多姿，除了事业，还有爱情。她和亚伦是天生一对，性格、爱好、思想、行为、生活习惯，家庭环境都是一样。

亚伦宠她，但是没有人说他奉承，因为对于亚伦，海菱完全没有利用价值，所以每一个人都相信，亚伦是真心爱海菱。

五点钟，海菱拿起手袋就往外走，亚伦驾着他的新跑车已经在大厦前等候着，最近，天天都是亚伦接送海菱上班下班，江辉和江荣变成了享福的老太爷。

海菱跳上车，匆匆在亚伦的脸上吻了一下。

“咩！”亚伦低嚷着：“女大亨怎可以在街上吻男孩子？”海菱吐一下舌头，耸一耸肩。

“我跟你闹着玩的，你在我的心中，不是女大亨，是小公主。”亚伦拍了拍她的脸：“你喜欢做甚么就做甚么！”海菱用两只手围着他的腰。

“那不行，你会妨碍我驾驶。”亚伦抗议：“你再调皮，我把你掷出去。”于是海菱乖乖的坐好，这时候，她才清楚地看到亚伦：“咩，你这套牛仔装好美。”“喜欢吗？”亚伦一边开车一边问。

“喜欢极了，袖上的垂穗很别致，还有胸前的银扣子，出色极了，好看极了！喂，你把汽车开到那儿？今天有甚么节目。”亚伦把汽车停在法国时装公司门前的停车场，这间店子专门卖欧美货。

亚伦拉着海菱的手走进去，两位小姐迎了过来，她们一看见亚伦，其中一个回转身，另外一位说：“霍董事长，你的眼睛像一把尺。”“我担心尺寸不适合。”亚伦说着，另一个女售货员已经把一套衣服拿出来，她对海菱说：“小姐，请你跟我到试身室。”海菱抿抿嘴看亚伦，亚伦轻推她前去，海菱只有跟着那女售货员，她换上那套衣服，在镜子前一照，哟！好漂亮，好贴身。

她走出去，嚷着：“亚伦，和你那套一模一样的，好漂亮啊！”“霍董事长托我们向美国订购的，”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和一个很时髦的小姐走出来。

那中年女人定是老板娘：“我的女秘书昨天刚由美国带回来，看，多合身，是不是美宝？”“对！”那位时髦的小姐看着亚伦笑：“霍董事长眼光一向很好，不单只衣服贴身，女朋友也漂亮，不过我好像从未见你带过女孩子来。”“你们不是专做我们霍家生意吗？”亚伦答非所问：“走吧！我的小公主。”那美宝如果不是搽了脂粉，面色一定很苍白。

“我们穿了这样漂亮的衣服去那儿？”“先去枪会打飞碟，然后去吃饭，晚上去“的士够格”跳舞，跳 Bom 跳 Hustel！”“好极了！”海菱开心得跳起来，她用两只手抓住亚伦的手臂：“你令我幸福，亚伦！”亚伦打开小屋的门，第一眼，海菱看见地毯上那条钥匙。

“怎么你？一直没有来过？”“要是你不和我来，我永远不会来！”亚伦拾起钥匙，问：“你还要不要这条钥匙？”“为甚么不要？”海菱接过来，放进牛仔布背心的袋里：“你把这间小屋形容得那么好？它除了一片白，我看不出有甚么特别。”“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观察，你忽略了最精彩的部份。”亚伦交给她一只绿色的垫子，他自己拿了一只奶黄色的。他躺在地毯

上，头枕着垫子，他对海菱说：“你也跟着我躺下来。”海菱耸耸肩躺下，亚伦拿了一只小盒子，他按下了一个按钮说：“看，天花板！”啊！天，海菱真的不敢想像，天花板上，不单只五彩缤纷，而且图案不断变化，一会儿像一朵大兰花，一会儿分散，再相聚时候又变了一条鱼，分散、相聚、分散、相聚……星星、圆圈、蝴蝶、菱形，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变化，海菱越看越开心，她嚷着：“万花筒，整个天花板就是万花筒，好美，好神奇，亚伦，是谁发明的？是谁设计的？快告诉我。”“是我设计的！但不能算是我发明，因为很久很久之前，埃及的皇宫已经有这种大万花筒，不过那时候还没有遥远控制，变化的图形也很少，是我加以改良，而且全部用电子控制。”“你妈妈没夸大，你真的很聪明。”亚伦翻转身，用手抚弄她散在白地毯上的黑发：“如果你喜欢，我替你在卧室里装一副。”“噢！不，我会整晚看万花筒不肯睡的。”“那末，装在孩子的房间里好！”“孩子，谁的孩子？”“当然是我和你的孩子。”“我们的孩子？你说话可要当心啊！爸爸听见了，还以为我们做了坏事呢！”“我不会侵犯我所爱的人，除非我们真真正正成为夫妇。我说的是我们将来的孩子。”“好妙啊！好像我非要嫁给你不可！”“你不嫁给我，还能嫁给谁？”“我可以和很多人结婚，比如……”“比如？彼得？查理？罗兰士……不，你不会嫁给他们，因为你根本不会变上那些会吃喝玩乐，不会做事的人，只有我真心爱你，也只有我才能配得起你！”“你这是算向我求婚？”“我是向你求婚啊！怎么样，你是不是认为没有花，我又没有跪在地上不够隆重，糟！”

这儿是没有玫瑰花的，但我可以跪在地上。”海菱说：“就跪在地上软绵绵的地毯上？好便宜啊！”“那我可以跪在屋子外面的石路上，我还可以摘一束小花代表玫瑰。”亚伦说着，果然由地毯跳了起来。

“别疯了！”海菱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拖下来，亚伦倒在她的背上，他乘机紧抱她，吻她。

亚伦在她耳边说：“海菱，你是答应了！”海菱轻轻摇一下头，喘喘气。

“你不答应？”亚伦失望地垂下眼睛：“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，我会给你折磨死的。”“你怎么了，我又没有不答应！”“那你是答应了！”亚伦狂喜地呼叫。

“我也没说答应。”海菱懒懒的，亚伦那健硕的胸膛，快要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。

“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你这样作弄我，我总有一天为你发神经！”“你躺回自己的位置好不好，你这样压着我，你还没神经，我已经给你压死！”亚伦仰躺下来，叹着气。

海菱平静地说：“我不是折磨你，捉弄你，只想好好考虑，结婚是大事，并不是和人家签一张生意。合约那么简单，我必须小心谨慎……”“你撒谎！你和杨伟良订婚，不是说订就订。”亚伦别转了脸，提起杨伟良，他心内酸溜溜，还吃醋呢！

“请你不要再提杨伟良好不好，因为我感到惭愧，我利用了他。”“你利用他？”亚伦转过脸来看海菱。

“是的，我利用他，我根本从未爱过他。”海菱回忆着说：“当初我接管父亲业务，整天在金钱里打滚，我很寂寞，很闷，为了点缀一下单调的生活，我选中杨伟良，他是我空余时候的消遣品，后来我要和他订婚，为的也是赌气，我是一心一意做给你看的。如果我肯好好的考虑，我就不会做傻事。”如

果我不请私家侦探，你可能直到今天仍然和杨伟良来往。”“你请私家侦探？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查出来的呢！你好可恶，竟然请私家侦探查我！”“我本来想自己来，可是我不能抛下生意不理，因此上班和下班的时间由我做，工作时间内交由私家侦探去做，我辛辛苦苦的无非为了爱你，你该了解我的。”亚伦，”海菱扭转脸看他：“你是甚么时候爱上我的？”“我不能正确说出那一年，那一个月，那一个小时，因为，我是不自觉的爱上你的，不过，周伯生生日那一天，我已为你而倾倒。”亚伦抚着她的脸：“海菱，假如你考虑过以后，决定不和我结婚，那末，你送我一瓶安眠药。也许，你会觉得我没有志气，不像个男子汉，事实上，没有你，我真的没有兴趣活下去。”“不要太痴，你娶了我，说不定会后悔。”霍亚伦说：“该不该爱你，我已经考虑很久，用不着等将来后悔，坦白说，我并不是第一次和女性接触，我的女朋友起码有五、六十个，有甚么我没看清楚？有甚么我没想清楚？也许你不相信，我有许多女朋友，可是我现在才是第一次恋爱。你是我的初恋，你占据我心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！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。”

霍亚伦陪海菱吃完下午茶，就送海菱回家。

“今晚的晚宴你真的不参加？”亚伦问。

“我不想去，因为我觉得没有甚么意思，张亨利获得 M . B . E 衔头就盛大请客，那无非想炫耀自己，况且我和他不熟，又没有生意来往。”“我也不想去，真的太没有意思。”“你不去不行，他是你二姐夫的弟弟，你不去，你二姐夫会感到不愉快，去应酬一下下巴！”“好吧！看在二姐的份上。我今晚不能陪你了，你准备做些甚么？”“看书，听唱片……”海菱微笑说：“你不要为我费神，我会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。”亚伦攥着她的脖子，把她拉近来吻了一下，竟有点依依不舍：“我会想你，再见！”晚饭后，海菱在大厅看电视，由八点钟至十点半，亚伦已经打了八次电话来，直到第九次，十一点正，海菱宣布要上床睡觉。

刚巧放下亚伦的电话，电话铃又响了，海菱还来不及开口，对方已传来一阵颤抖的声音：“请江董事长听电话。”“我就是，”海菱一愣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江氏织造厂的厂长陈耀成，请江小姐立刻来，我们的护卫员给人砍了几刀。”“报警没有？打电话叫救伤车呀！大笨蛋，人流光了血会死的，快，快……”海菱单独一个人驾着跑车，她穿着牛仔裤，小企领对胸打蝴蝶结的白色中国式短衣，跑车在公路上飞驰。

拐一个弯，刚经过避车处，突然有两部汽车前后夹攻，挡住了海菱的去路。

海菱被迫停车。前后两部车，走出六个男人，他们排成一行，向海菱走过来。

海菱告诉自己，历史重演了，而且比上一次还多了两个人，一比六，如何去应付他们？为首那穿红 T 恤的男人说：“江海菱小姐，请你乖乖的下车跟我们走。”“我身上只有很少钱，我又没带饰物！”“我们都知道江小姐是著名不带手饰的女大亨。我们并非要钱，只是要你！”“要我？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！”“我们都是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的散仔，走吧！不要讲耶稣，快跟我去见波士，你虽然没有带钱，但是你本人至少值三千万现钞。”“你们的波士是

谁？绑架是犯法的。”“犯法又怎样？只要有钱分就行。至于波士，你们见了面，自然会知道。”“我活了二十一年，从未与人结怨，我离开罪过一个人。现在，我明白了！”“既然心知肚明，小姐！请你下车吧！”“你们可以开我的汽车，请上车！”“你的跑车帘能坐两个人，一对一，你以为我们是傻瓜？你还是坐我们的汽车吧！”“那好吧！”情势虽然危急，海菱倒很镇定，她右手关匙，把车匙装进裤袋，右手摸索一柄刀，这柄刀，是福嫂插花时，用来削花茎的，她出门时，福嫂追出来给她傍身，当时她感到多余一手扔进车厢的座椅上，现在竟成为她的武器。

她终于抓到那把刀，她出其不意的一脚踢开车门，那站在车门外的人，就被车门撞倒地上。

海菱像只小老虎似的跳出来，寡不敌众，她也想不到用那一种招式最好，她只能双手双腿齐飞，用旋转风车式，尽量不让那些人碰到她。

她个性好强，她是宁愿给活活打死，也不让任何人把她捉到。由于这份信念，令她又勇又狠，几个男人，竟然占不到她半点便宜。

海菱有攻击性武器在手，人又勇敢非常，五个男人，不敢轻敌，他们也把腰间的刀拔出来。

海菱渐感不支，上衣，裤子都被划破，就在这时，一辆跑车飞驰过来，他们正在苦战，根本没有人注意，而海菱手上的刀，竟给打落地上，眼看海菱就要落在歹徒手中。

亚伦扔下礼服，冲过去，用身体挡住海菱。

“海菱，你快走，我会应付他们！”“我不能走，你掩护我。”亚伦像一只狮子，手掌就像一把刀，他惊人的武功，令歹徒吃惊。

打呀打，一个倒下，两个倒下，海菱乘机凌空飞起，踢倒两个歹徒，打开车尾厢，她拿出一枝猎枪：“住手！”歹徒看见猎枪，仍蠕蠕欲动，海菱向天开了三枪，歹徒呆住了，同时，也惊动附近巡逻的警察。不久，远处传来了警车声。

歹徒知事不妙，转身便跑，海菱向地上开了两枪，他们吓得蹲了下来。

警察逐个把他们捉住。

海菱倒在亚伦的怀里，猎枪掉落地上。

“你没事吧！”亚伦温柔地慰问她。

“一点皮外伤，没事的，你呢？”“我也是，破了一点皮，没事的。”“亚伦你，怎么黏湿湿的，啊！你的手臂受了伤，伤口又长又深，你不痛吗？”“不痛。只要你安全，我赔了命也值得。”“我立刻送你去医院……”

由医院出来，再去警署落口供，回到江家，差点天光大白。

福嫂替他们烧了咖啡，就识趣地退出去。

“想不到你不单只是女大亨，还是女杀手呢？好，是个能干，漂亮，勇敢的美人儿。”海菱说：“要是没有你，美人儿已经变了女神仙。噢！你真厉害，比占士邦还要勇猛。”“空手道三段，我的手就是攻击性武器。”“对了，我刚才忘了问你，你怎会突然出现？”海菱放下咖啡杯，吐口气。

“我和你通过电话，心里老是想见你，我又担心你睡了，因此我打电话给福嫂，知道你一个人出去了，我心里发慌，我也不明白为甚么会这样慌，

我飞车去织造厂，知道你还未到，我更心慌意乱，果然，出事了！陆国财这人真阴险，如果不是他自己招供，我真不相信他竟然要绑架你，勒索你爸爸一笔钱，然后杀死你！”“其实他早有预谋，第一次失败，他就一直等机会，今晚他就串同他的女婿把我引出来。”“你准备怎样处理这件事。”“我不会采取任何积极行动，陆国财虽然罪大恶极，可是他毕竟服务江氏机构几十年。”“他要杀死你？你竟然这样大量。”“就算我放过他，警方也不会放过他，因为他唆使别人砍伤护卫员，他犯法，必会受处罚，我又何必再加一把压力？”海菱看了亚伦一眼：“况且我也忙，我快要嫁了！”“你答应啦？”亚伦高兴得跳起来。

“唔！新郎不是你……”“送我一瓶安眠药！”亚伦颓然坐下来。

“瞧你多冲动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！我是说：新郎不是你，还会是谁呢！”“你好坏！”亚伦拖她一把，她倒进亚伦的怀抱：“从此之后，你是女大亨，小公主，女杀手，霍亚伦夫人……”女孩子总要嫁人的，不管是女大亨还是小丫头。对吗？

全书完

红苹果

作者：岑凯伦

安芝并不是一个绝代佳人，也不是美丽加美丽的女孩子，她顽皮，爱捣蛋，野性又任性，短短的头发用手指一梳就贴服了，一条牛仔裤可以跑遍全港九，她喜欢玩，好象精力永远消耗不尽。

放暑假了，她天天出外玩，待头发会淌汗水，T恤全湿了，她才肯回家。

有时候，她调皮得简直令崔太太忍无可忍，她的大嫂更是啼笑皆非。

不过，有时候，安芝倒是挺可爱的，母亲肩膊疼，她替母亲按摩，大哥和大嫂吵嘴，她也总是护佐大嫂。

她最会向爸爸和大哥撒娇，她那嫁到法国去约二姐，也很疼她，常常寄给她一些巴黎时装。

崔安芝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子？一九六零年出生，还差一个月就十八岁，五呎五吋高，一百一十八磅，没有人可以见到她的身材，因为她永远是松身T恤一件，美式运动鞋一对，总之，她很健康，肌肉结实而毫无肥胖的感觉。

她的短发微曲而乌亮，很贴服自然，大眼睛，出鬼主意时特别明亮，鼻子不大高，嘴型是圆的，两片嘴唇很红润，她的面颊儿红红的，像个红苹果，人家问她面色为甚么这样光泽，红润，她就说：“我天天吃红苹果啊！”是的，她从小就喜欢吃苹果，只吃红的，不吃青的，因此家里的人，个个都叫她红苹果。

她虽然顽皮，但好打不平，尤其是绝不容许那些恃势凌人的所谓强者，比如在学校，有些体弱而内向的同学破人欺负，她会为她而跟人家打架。

这天，她和一个跛了脚的同学去买唱片，她的同学被两个小亚飞取笑，

她气不过和他们吵起来，人家叫她一声小八妹，她就出拳，结果一个打两个，幸好刚巧有巡警经过，把他们拉开，一看，那两个小亚飞原来是“高买”，于是乘机把他们拉上警局。

小雯跛脚走过来，扶住安芝：“怎么了？伤得厉害吗？我陪你看医生。”“一点点皮外伤算得了甚么？”她擦去嘴角上的鲜血，“不过T破烂了，我要立刻回家。我先送你回去吧！”“应该由我送你回去，我虽然不能跑步，又不是不会走路，你为我挨打，我应该侍候你。”“甚么侍候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，这样吧：我叫部出租车，先经你家，你下车，然后我自己回去，如何？”“可是我……”“甚么你你我我，明天再来买唱片。”安芝送了小雯回家，自己回到家里，经过客厅，看见母亲和大嫂在闲谈。

“……谁都知道奶的娘家在美国，你在这儿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你弟弟来香港念大学，你让他一个人租地方住，一衣一食都没有人照顾，你忍得下心？”“我一有空会去看他！”“叫他住在我们家里，你天天可以看到他，那岂不是好？”“妈，太打扰了！”“你说甚么？打扰！”崔老太也是个直性子：“你是我的媳妇，我儿子的太太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的弟弟是我家的亲戚，他来香港，不住在姐姐家，住那儿？”“妈……”“不是说我们家地方小，没有大房子招呼奶的弟弟吧？”“怎么会！家里空几个房间。”“你知道就好了，我们除了有客房，老三，老四又去了外国，别说你一个弟弟，你一家人搬进来，都住得下，就这样决定吧！”“我很喜欢弟弟能够跟我一起住，不过他是男孩子……”“担心他没有伴儿？明天我的侄儿就由英国回来度假，他们两个男孩子，不愁寂寞。”“我的意思是五姑娘……”“啊！我终于明白了，你怕我们家那小捣蛋找你弟弟的麻烦？你放心，她敢欺负你弟弟，我就好好地教训她一顿。”“妈，你又误会了，我不是说安芝，其里，安芝很乖很听话，只怪我的弟弟，他甚么都好，就是牛脾气，我怕他惹了安芝。……”“如果他敢欺负安芝，我叫他一声好汉。我家的红苹果，是个危险人物，早就该给人修理修理，你弟弟那么棒，我更加欢迎他住在我们家里。你赶快打个长途电话，告诉你爸妈，你弟弟……”“他叫祖利？”“祖利？”“是的，我叫祖琪，他叫祖利，所以人们都叫我甘枣琪。”大嫂忍俊不禁，笑了起来。“你就告诉你爸妈，祖利住在我们家里，请他们两位放心。”安芝立刻撮足跑回楼上。她回到房间万个不服气，何物祖利，他竟敢修理我崔安芝？”好，先发制人，等他来，就叫他看好戏。

她脱去破T恤，躺在床上，开始想办法，作弄祖利，他要祖利知道，他绝不能修理她！

明天来的世礼表哥，她记得小时候常常和他打架，不知道他长大了怎么样？她是来不和他通信的，其实，她根本没有和任何人通过信，因为她讨厌写信。

她觉得写信，是很婆妈的事。

由于她上面有一个姐姐，三个哥哥，姐姐比她大十年。而三个哥哥以第三和第四的年纪和她接近，受了三哥，四哥的影响，因此，安芝的性格也像男孩子，率直而不娇媚。

世礼是个长了小胡子的二十四岁年轻人。

他对安芝是挺友善的，打架的事，自然不会有。

可是，安芝讨厌他的小胡子。

世礼住在安芝三哥房间里，就在安芝卧室的隔壁。

晚饭后，两个人在聊天！

安芝咬 她的红苹果。

世礼也在吃梨子。

“唔！你在英国有多少个男朋友？”“很多！”“我不是说普通的男朋友，是说最要好的。”“也有三四个！”“那么多？”“步过三个不能玩桥牌。”安芝瞪看那娃大眼睛：“就是为了打桥牌。”“有时候，我们也到”的士够帮玩玩！”“那还差不多。”世礼看了安芝一眼，莫名其妙。”三四个那么多：“安芝放下苹果：“他们不吃醋的吗？”“醋有什么好吃，酱油还差不多！”“我不是说酸酸的醋，是妒忌。”“我们不会互相妒忌的，谁的功课不好，我们还替他补习呢！”“你为甚么那么笨的？说了半天都不明白，我说的妒忌，是和爱情有关。”“我们从未试过五个人追求一个女孩子。”“英国不是很流行同性恋吗？”“啊！我明白了，你这小鬼，怪不得姑姑说你顽皮，”世礼作势打她：“我是这种人吗？”“我看你是个嬉皮士，我以为每个嬉皮士都流行这种玩意儿！”“我像嬉皮士吗？”“你不像吗？”“当然不像，我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我不戴耳环，不曲发，不戴项链，不……”“但是你长胡子。”“又不是长胡子。短胡子代表斯文，代表绅士作风。”“爸爸五十几岁了，还没有长胡子呢。”“原来你不喜欢我的胡子，”世礼摇头笑了：“这一次由英国回来，是想看看香港有甚么变化，同时我一直没有忘记香港的鱼翅饺和芋角。”“刚才吃饭时，妈咪答应明天带你吃早茶。”“姑姑也代你答应陪我到处观光。”“香港是小地方，比不上英国那么大，没有甚么好参观的！”“奶不想陪我？”“妈咪下了命令，想不想都要陪你，而且，你并不讨厌，你喜欢去那儿，尽管告诉我好了。”“谢谢。”“不要向我道谢，我并不是一个好导游。”“奶肯陪我，我已经很开心。”“你在这没有女朋友吗？”“我们一家移居英国，已经六年了，那里还有女朋友，以前谈得来的，恐怕已经嫁了。”“男朋友呢？”“小姐，我不喜欢搞同性恋的，我喜欢女孩子，不喜欢男孩子。”“那——为甚么不由英国带一个女朋友回来？”“在英国，很难交上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中国女孩子。”“交一个碧眼金发的女孩子也不错！”“我的思想很保守，我不喜欢试婚，同居，也不喜欢娶外国女孩子做太太。”“在英国住了六年，难得！”安芝对牠的印象好转了：“后天一早，我带你去海洋公园。”“这正是我要去的！”世礼很高兴：“我要拍很多很多的照片。安芝，打扮得漂亮点，我妈想看看你的照片！”“我去见港督也是T恤一件，牛仔裤一条。”“我送你几条裙子。”“我喜欢穿牛仔裤，你以为我没有裙子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五条牛仔裤，但是有三十几套裙子，便服，鸡尾酒服，晚装，全是法国货！”“表姐寄给你的？”“猜对了。”“既然有那么多漂亮衣服，为甚么还要穿这牛仔裤？”“方便呀！”“安芝，你知道吗！”世礼很诚恳地说：“你已经越来越大了，你不再是小女孩，奶是个少女，可爱的少女，你不能一天到晚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，这会遮盖了你的许多优点。”“要那么多优点干甚么？”“找男朋友，找对象呀！女孩子总有一天要结婚的，是不是？”“言之过早，我才念了一年大学预科，我起码还要念五年书才能大学毕业，大学毕业还要考硕士，博士。哈哈，我看，不到三十岁，我不会交男朋友。”“等到你做博士的时候，你就不再喜欢结婚的了。”“为甚么？女博士不能嫁？”“你三十岁，当然要找一

三十几岁的丈夫，如今大部份超过三十岁的英俊、能干男人都有了太太，起码也有了未婚妻。”“我从未想过要嫁个白马王子，”安芝站起来：“别谈这些无聊话，我们看电影去。”“安之二世礼作最后一次请求：“明天穿一条裙子去拍照好吗？”安芝笑着，摇一下头。

“你好调皮，好顽固。”“总之是一无是处！”安芝耸一下肩。”

安芝和世礼总算是相安无事。安芝只是不满意世礼的胡子。而世礼也只不过不喜欢她的牛仔裤，大家争论了几天，就没有人有兴趣再去挑剔了，所以世礼来了三天，大家都过得很快乐。第四天，家里又来了一个女孩子，她是安芝舅舅的女儿，住澳门的，趁暑假，她也来度假。香怡十九岁，和安芝是完全两种不同类型，香怡瘦弱，斯文，面孔颇漂亮，楚楚可怜的，男孩子见了她都会产生一份英雄感，希望能保护她。她喜欲穿裙子，而且对装饰很有研究，人是瘦了一点，不过打扮起来，可就漂亮了。她每年总来香港住两三次，可是，她和安芝的感情不能算好，本来，安芝是挺维护女孩子的，照道理，她不应该和香怡合不来，可是，就是那么奇怪。香怡对世礼的印象不错，经常向世礼打听英国的情况，她说，她一定要去英国念大学。这天，香怡在睡午觉，安之和世礼在客厅下棋。”“唏！世礼表哥，穿裙子的终于来了！”“你在说甚么？”“世礼全心全意地在看自己的棋子。”当然是表姊，她不是穿裙的吗？”“而且衣服配搭很好。”“是不是对她一见钟情？”安芝低声问。”“你吃醋？”“世祖也压低声音。”为甚么要吃醋：“安芝低嚷。”我追求她，奶不会反对吧！”“为甚么反对？我是求之不得。”安芝一伸手，又去拿苹果，苹果在牛仔裤上擦两下，就放进嘴里咬。”奶的牛仔裤刚才送在后园的草地打过滚呢！”“不用担心，大虫吃小虫，牛仔裤上的是小虫，我肚内的是大虫，小虫碰见大虫，牠准没命！”“那你何不一拿起苹果就吃？”“这是习惯嘛！”“习惯是可以改的？尤其是坏习惯！”“看我不顺眼，是不是？”“我是关心你！”“谢谢！表哥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我也很关心奶，表姊是最适合奶的，因为，第一，她不穿牛仔裤，第二，她长发披肩，第三，她吃苹果的时候，不会拿苹果擦裙子，她会用刀把苹果皮削好。”“好！我接受你的意见，一于去追求香怡。”世礼点一下她的鼻尖：“你可不要后悔！”“后悔甚么？”“后悔我追你表姊！”“啊！”安芝那乌黑的眼珠子一转：“奶不是想追求我吧！”“唔！我曾经这样想过。”“算了吧！”安芝摊一下手：“第一，我是个穿牛仔裤的野女孩，第二，我要念完博士才找男朋友，你说过，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！”世礼笑 摇一下头。

他很喜欢安芝，就受不了她的男子气概。

相反，香怡是个百份之一百的女孩子，而且是一个很会使心计的人。

这天，安芝去替一个同学搬家，这同学环境不好，家里请了一架小货车，甚么东西都要自己拿，安芝知道她一个人应付不了，决定帮她。

安芝出门前对香怡说：“我五点钟之前赶回来，你们要去看电影，一定要等我啊！”“我当然等你了，你不去，我也不会去，我和世礼表哥根本不熟。”，可是一转身，她就去找世礼：“我们今天的节目，看来要取消了！”“为甚么？俏郎君是一套好电影。”“我当然想去看，但是安芝已经出去了，少了她，怎么办？”香怡一副忧郁的样子。

“安芝到底去了哪里？她也真是，本来是她提议去看电影的，还约好四时四十五分出门。”“她出门前跟我说过，她去替人家搬屋，不知道要花多少时候，安芝就是这样热心，对方已经说自己有车子，帮手的人多的是，她偏要去凑热闹。”“安之，唉！别理她了，我们两个去吧！”“那不大好，她可能会怪我，还是取消了吧！”“别管她，是她自己不守信用。”“要是她对我生气呢？”“你就说是我的主意好了！”香怡低下头，咬住下唇微笑。香怡是个很滥交的女孩子，看见自己喜欢的男孩子，绝对不肯放过。

她喜欢世礼，当然，因为他是个英国留学生，人长得不错，又是个富家子，她心里正在高兴，这次来香港度假一定有好收获，不枉此行。

后来安芝赶回来，还没有到五点钟，可是世礼和香怡已经不在，她一生气，于是自找节目去了！

大嫂的弟弟终于来了，二十岁，六呎高，没有长胡子，没有戴眼镜，身材是百份之百的健美，样子不单只不算丑，而且还有点好看，因为大嫂漂亮嘛！他和大嫂长得好相似。

唯一不同的，是他满面傲气，很看不起人似的，对崔家爸妈和世礼还好，但是对两个女孩子，他是不睬不理的。

安芝看见他，心里就不开心，这小子，有甚么了不起？不睬就不睬，安芝也懒得理他！

香怡就不同了，老是找机会接近他。

她发觉祖利比世礼更好几倍。

可是，祖利对她是早上热，下午冷，晚上又似乎好一点，总之忽冷忽热，令香怡心里十分气恼。

安芝里在忍不住：“表姐，算了，他根本看不起人，跟他说话也多余。”

“我觉得他很有性格。”“骄傲就是有性格？哼！谁不会摆架子？”第二天，香怡对祖利说：“奶是不是蛮牛？”“蛮牛？甚么意思？”“我也不知道这是甚么意思，是安芝告诉我的，她叫我不要去惹你，她说奶是条蛮牛，是野蛮民族，是生番……”“那她就是男人婆！”祖利冷哼一声，“幸亏她不敢来惹我，不然的话，就够她瞧的了！”“你为甚么一个人来？”“我一个人来读书，当然一个人。”“你的女朋友呢？要她们一个个的牵挂你几年？”香怡很柔很轻的问道。“以后邮差为你派情信可就够忙了！”“甚么女朋友？”祖利眼睛一睁，样子更加神气了。

“你的那些女朋友啊！一大堆的！”“一大堆？谁告诉奶的？”“当然是安芝，她告诉我，你一星期一个……”香怡点看指头一个个的数下去：“她算得更多，我这人脑筋不好，能记下来的，大约只有七个。”“我有七个女朋友？安芝说的？”“是啊！她说你很喜欢换女朋友，今天这个，明天那个，未见你之前，我还以为你是个花花公子。”“这个安芝，我前后没跟她说上十句话，姐姐已经叫我小心点，不要惹她生气，原来她真是那么麻烦，她是个长舌妇，讨厌。”“你真的没有女朋友吗？”“交女朋友，有甚么好，交一个安芝，可就要命了！”“也不是个个像安芝！”香怡问：“祖利哥，奶是不是觉得我也很讨厌？”“怎么会，大家是亲戚。”“安芝也是你亲戚，你凡事让着她，不要令她生气，担保你们会相安无事。”“她不来犯我，我算数，要是她敢来找我

麻烦,我不会放过她,大不了我搬出去!”“一个人住在外面,没有照顾。”“我又不是小孩子!”“但奶是男孩子,家务事,你一个人照顾不了,单是吃饭就够麻烦的了。祖利,我们到后花园去好吗?”“没关系,反正我闲看。”“刚才我跟你说的话,千万不要告诉安芝,安芝小心眼,她会害我的:”“怎样害你?”“我不想说人家闲话,我不是长舌妇,总之,我犯了她,就很难再留下来。”“你放心:我甚至不会跟她说话:看见她,把头一昂就看不到。”“祖利,你是不是有点骄傲?”“可以这样说。”“这才有骨气,我欣赏你 w”“谢谢:”香怡心满意足的笑了一下。

这天,安芝在翻东西,把那个储物室翻得像个垃圾堆。”小表妹,你在我甚么?“香怡问。”一张唱片,我和性礼表哥前天才买回来的。”“是不是奥利花。纽顿。庄的那一张?”“正是呀:你见过?”“祖利昨天拿到房到间听,在他那儿,你现在去找他拿回来!

“她知道祖利这时候正在睡午觉。”他昨天才拿走的,是不是?算了,让他听一天,要是他明天再不拿回来,我再向他要。”安芝一点也不介意:“唱片那么多,我可以听另外一些。”“你好大方,又体贴,可惜……”“怎么了?”“没甚么,没甚么。”香怡装作很惊慌的样子。

“我最不高兴人家说话吞吞吐吐!”“人家骂你的话,他告诉我,我再告诉你,这就叫做搬弄是非。”“谁会说我闲话?祖利来了几天,我才跟他说过一次话,世礼表哥……是不是世礼表哥?”“不!怎会是他,你知道他一向对你最好,吃的用的玩的,他总记住你!”“不用说,是祖利啦!他也莫明其妙,我和他根本没有过节,他骂我干甚么?”“我并没有说祖利,你可不要乱猜,而且看在你大嫂份上,就让让他吧!”“对!他不好!但是大嫂对我好,我甚么都可以不顾不理,但是我不能令大嫂难堪。

香怡表姐,还是你想得周到,我一定听奶的话,无论怎样,我绝不跟他吵。”安芝走出储物室。香怡一个人留下来,不断的踩脚,骂自己是个大笨蛋。

香怡和祖利的感情颇不错,他们常常聊天,有时候,还会去看一场电影。香怡和世礼的感情也是挺不错的,有说有笑地,连香怡去百货公司,他也陪去!安芝越来越孤立了。这天,安芝到祖利的房间,祖利一看见她,立刻拿起一本书,装作全神在看书没有理她。”祖利!”“……”“喂!停一停好不好?”“祖利透过书顶瞄了她一眼,又继续看他的书。”我想跟你说几句话,行不行?”“这是奶的家,奶的房子,你喜欢说甚么,尽管说好了。”“你住美国,常常去和路狄斯尼。”“我不喜欢做重复的事。”“我们香港的海洋公园你去过没有?”“没有。”“改天我陪你去。”“你真喜欢做重复的事。”“我虽然住在香港,可不是常常去啊 F。”“起码,你已经陪世礼哥去过。”“我也陪香怡表姐去过,海洋公园是我们香港最好,最大,最新的地力了,不过夏天去不大好,太热,太晒,很吃力的。”安芝自说自话。”你现在不去不要紧,你是留下来读书,可以到圣诞节才去,但是世礼表哥不同,他只不过是回来

度假的。”“你少费心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去！”“人家正跟你说话，你不可以暂时放下你那本书吗？”“不可以。”“为甚么？”“祖利的态度，开始令安芝反感。”“因为这是我看书的时间，同时，我也没有邀请你到我的房间聊天。”

“我必须你邀请才能进来？”“当然不是，这是你的家，半夜三更你也可以进来，甚至赶我出去。”“我发觉你有时候蛮不讲理。”“我本来就是条蛮牛。”“你自己倒招认了，怪不得人家都说你……”“生番！”“为甚么我要说的话，你都知道。”“这些本来就是奶的话。”“我的话？”“安芝微张了嘴，她摇一下头：“我实在不明白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都不明白。”“安芝，”祖利放下了书：“你知道我最讨厌甚么？”“你最讨厌甚么？”安芝反问。

“虚伪，人做了错事不要紧，但是一定要勇于认过。”“奶不是说我虚伪吧？”“你以为呢？”“我是从不懂虚伪的，看见甚么，就说甚么？我不会说好话骗人。”“如果你说的话是未经证实的呢？”“我到底说过甚么未经证实的话？”“说我是蛮牛、野蛮民族、生番……”“那是造谣！我从来不造谣。”“每天换一个女朋友，滥交，不负责任……这些算谣言？”“谁这么做？又是谁人说出来的？”“问——”祖利本来想说问她自己，可是，他答应过香怡不搬弄是非，香怡也是来作客的，要是安芝去跟她吵，找她麻烦，叫她怎样住下去，所以，他立刻把话停下来了！

“喂！你说话为甚么吞吞吐吐？”“对不起，我忙，这本书我是由你们的书房里借出来的，还要交回去。”“你……”祖利又继续看他的书。

安芝看见他的态度就生气，她忽然想起了今天进来的目的。

“我买了张新唱片，听说在你这儿，你听完没有，听完了我也想要！”“噢！对不起，我差点忘了。”他跳起来，拿出一张唱片：“下次是奶的东西，贴上你的名字，看见奶的名字，我不会拿。”“甚么意思？”安芝接过唱片：“你似乎一直针对我。”“小姐，你说话也该问良心，是你来找我，可不是我去找你麻烦。”“是我来烦你，是我不好，我以为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会谈得来，谁知道你冷言冷语，你简直不像个男人，像个小器鬼。”“蛮牛，生番！小器鬼——我就快变了绰号大王。”祖利冷笑看，他对安芝真的毫无好感：“姐姐常常教训我，来做客，要守规矩——”“我不知道大嫂在你面前说了些甚么，总之，你满脑子肮脏垃圾，你看不起别人，也看不起自己。”“寄人篱下，还谈甚么自我？”“甚么寄人篱下？你是林黛玉？我真不明白，大嫂那么好，会有你这种坏弟弟。”“我那儿不好？”祖利冲看她，祖利曾经对香怡说过，他大不了就搬出去，他不会向安芝低头。

“你小器，多疑，心胸窄，没有男子气概，自卑感重，又没有礼貌。”“你嘴巴不停，长舌妇。”“我长舌妇，我搬弄过甚么是非？说了你甚么坏话？你想我说你，你配？”“问奶自己。”“我说过么？有种的说出来……”“祖利。”这时候，大嫂进来了，世礼和香怡，甚至崔老太也进来了。

“祖利！”大嫂加重语气：“奶到底跟安芝说了些甚么？害她这样生气。”祖利紧闭双唇，倔强得像一条牛！

“你不要以为硬 性子，我就没有办法，不管你说了甚么？你非要向安芝道歉不可。”“祖利。”香怡走到他身边：“我早就叫你让 点安芝，她年纪小嘛。”“道歉！”大嫂叫：“一定要道歉！”“我看，九成是安芝不好，她脾气不好，得罪人多，称呼人少，”崔老太说：“应该叫安芝道歉。”“我不道歉，我又没有做错事，是他先惹我的，他一心要跟我过不去。”“他惹你，那他为甚么不到你房间去，这是谁的房间？你走进人家的地方，还好意思说人家惹

你？你分明想进来找麻烦。”“姑姑，表嫂！”世礼忍不住开口说话了：“我认为你们两位，把事情看得太复杂了，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谈话，总有一方意见不同，于是，就争论起来，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说过就算数，根本就用不看道歉那么严重。”“对了。”香怡始终一句话：“安芝年纪小，你让让她，担保天下太平！”“哼！”“你哼甚么？”大嫂指住他：“下次你再跟安芝吵，我一定要你道歉。”“你也是。”崔老太指住女儿：“如果你一点主人的风也没有，尽是惹麻烦，我一定打你。”“算了，别把事情越弄越大。”世礼把安芝拉了出去。

崔老太和大嫂也先后出去了，只有香怡留在他身边：“你为甚么跟她说那么多话，我早就说她厉害，现在不要生气，我们去散步吧！”“哼！这女孩子真讨厌。”安芝在花园跟一个十四、五岁的黄毛小子吵了起来。

“我们讲好订五份报纸，你每天只派四份，晚报永远没有，你还好意思来拿五份报纸钱？”“小姐，晚报我天天派来，从来也没有缺少过一天。”“你做错了事，还不肯承认，以前你爸爸派报纸的确每天派来，可是一旦到你，你一个星期最多来一次，最近根本没有来过。”“小姐，我还要到别处派报，你还是给我报纸费吧：“那孩子可怜兮兮的求看。”可以，不过，我只能给你四份报纸钱。你想要晚报的钱，你以后派晚报来。”“小姐，如果你只给我四份钱，我爸爸会打死我的，他会以为我把收回来的钱拿去买东西吃，小姐，你救救我吧！”“不，不！我绝不会给你……”两个人争持着，这时候，刚巧祖利从里面走出花园，看见他们争吵，忍不住走过去。”少爷。“那孩子，看见了祖利，就好象看见救星一样：“请你代我求求崔小姐吧，叫她把报纸费付给我吧。”“为甚么不付报纸费给他？”祖利也没有看她，平静而声音冷淡的问。

“谁不付钱了？你没有看见我手里拿着钱？”“有钱，你为甚么不要？”“少爷！我送五份报纸来，她给我四份的钱，我怎能收？收了我爸爸也不肯放过我。”“是人家叫你送五份来的，还是你自己送五份来，现在人家不认账。”“这儿的老爷一向订五份报纸的，以前一直是我爹派报纸来，最近我爹身体不好，我代替他！”“人家送五份报纸来，就该给他五份钱。”祖利看了安芝一眼说。

“你刚来几天，你知道甚么？这孩子挺狡猾，他常常说谎，他把我们的报纸！给别人，赚两份钱。”“少爷！她说谎！求求你，帮忙！”“一份报纸一个月多少钱？”祖利开始掏腰包。

“上个月三十天，才九块钱。”“九元美金？”“美金？”那孩子搔搔头：“你给我九个大饼就够了。”“你不要给他钱，你这样做，不单只不公道，而且奶还害了他。”安芝在制止。

祖利把美钞和港币分开来。他终于找到了一张十块钱：“我给你十块钱港币，够不够？”“你给我十块钱，我还会找一块钱给你，我很老实，从来不会骗人的。”“不要给他钱。”安芝接住祖利的手。

“我的事，你最好不要管。”祖利皱上眉，推开她的手。他把十块钱给那男孩子，男孩子咧开了嘴，给回他一元硬币。

然后他风卷似的跑了。

“你这个人又笨又没有脑筋。”安芝朵看脚：“没有思想，不明道理，自大又疯狂。”“我有一千个不好，但还是比你不好，你尖酸刻薄，冷血动物，连小孩子你也要欺骗。”“他是甚么小孩子？”“天真无邪，怕事胆小一，肯利

用课余时间帮助家长的好孩子。”“哈！是吗？”安芝掩住胸口笑：“怪不得世界上有那么多笨蛋。”“你嘴巴不好，人也不好，狗还有人性，你没有！你没有同情心，欺负弱小。”“甚么？”安芝可真的生气了：“你竟然骂我连狗都不如？那——乌龟也要叫做老祖宗了。”“骂吧！我原谅你没有学问，没有知识。”这时候，香怡出来了。

“你们两个怎么又吵架？”“杀人犯和救世主能合得来吗？”安芝冷笑看：“自大的蠢材。”祖利对香怡说道：“这种人留在世界上是一个种祸害。”

“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你这样无知，世界才悲凄。一辈子不做好事，假仁假义想博取同情。”“你！哼！”“这儿火药味很重。”香怡一手抱起祖利：“我们到外面走走。安芝，世礼表哥在等你吃哈密瓜。”“知道了。”香怡看看她的背影说：“她人本来不错，就是太放纵了，唉！没办法，骄生惯养。”“不是那么简单，其实，刁蛮小姐并不令人讨厌，只要有内在美，发发小姐脾气根本不足为怪；但是她心肠不好，若想损人，她年纪还那么小，我真为她担忧。”

“这就是天性，担心也没有用，其实，他们一家人都是好人，包括你姐姐，就只有她一个人，是最难搞，最特别的。不过她年纪小，我们总该原谅她。”

“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你们每个人都因为她在家里是最小的，于是就原谅她，她做错了，也没有人教她，骂她，她才这样坏。”“我们做朋友，做亲戚的才会处处让她，你想，我们来度假的，好意思跟她天天吵？其实姑姑管她管得很严，也常常骂她，所以，安芝不好，是她本性不好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”

“江山易改，品性难易。”“对呀！”香怡为了得到祖利，经常在他的面前，制造谣言，说安芝的坏话：“安芝是个很残忍的人，去年我也来度假，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。”“甚么事？”“安芝喜欢狗，但是不喜欢猫，所以崔家只是有狗，没有猫。有一天，邻家的猫进来了，不知道怎样，竟然跑进她的房间，安芝看见了，追看牠打，一直追到厨房，当时我们劝她，把猫赶走算了，她不肯听，跑进厨房，拿起菜刀，把猫尾砍下来！”“啊！”祖利的眼睛透看恐怖的神色：“那只猫是不是给砍死了？”

“死了倒好，眼见满地鲜血，猫在地上滚来滚去，痛苦死了，我看看牠，忍不住也流起泪来。”“没有人惩戒安芝吗？”“姑姑刚巧有事出去，这儿的人，都怕了她，我劝她几句，就给她骂了！”“猫的命运怎样？”祖利摇了摇头，叹口气。

“大表嫂派人替她裹伤，然后送回邻家，以后你偶然经过邻家，听见猫叫望，停下来看看，是一头没有尾的猫，尾巴就是给安芝砍掉的！”“真料不到！”“料不到甚么？”“安芝的面孔像个小天使，心肠那么狠毒！”“她像小天使？”“不像吗？我承认回来的第一天，对她有很好的印像，她活泼、健康，说话好象很坦率似的，而且她不用打扮，也有一种天然美，她的脸好看极了，透红，满是光采，像个红苹果。”“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赞她！”香怡心里酸酸的，很不是味道，她更加下了决心，要打击安之，挑拨她和祖利之间的感情。

“这是事实，所以有句话，是没有错的，看人不要看她的脸，如果你不了解安芝，以为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，那就中计了！”“你看人的眼光很特别，我就不觉得安芝好看，当然，说她难看也不公道，她样貌普通平凡而已！你猜猜世礼表哥怎样说她？”祖利耸一下肩。

“世礼表哥叫她男人婆！”“就因为 she 爽朗，我才喜欢她，她是有点像小男孩，不过，她是美丽的！”“要不要我替你做媒？”“千万不要，这种外表

善良，心地邪恶的人，还是远离比较好。”祖利站定下来：“不过，很奇怪，世礼哥似乎很喜欢她！”“世礼表哥比她大七岁，把她当小娃娃，当然不会跟她计较，而且，她似乎也很喜欢世礼表哥。在他的面前，她总是装得很好！”“我们应该告诉世礼哥，以免他被骗了！”“不，不要这样！”“你眼看看世礼爱上一条青蛇而不加以援手。”“安芝不好，是另一回事，我不想太伤害她。而且世礼表哥也不是小孩子了，谁好谁不好，他的心里会明白，说不定，他会有计划，想改造安芝。”“但是，世礼并不知道她是坏女孩。”“在情人的眼中，坏的都会变成好的，来吧！”香怡握住祖利的手，笑说：“我们到街上的雪糕车买雪糕吃：‘XX’我真不明白，事无大小，他总是针对我！”“大概他看你不顺眼！”“那儿不顺眼？”安芝走到镜子的前面：“我不好看吗？”“你听过情人眼里出西施吗？”香怡到安芝的房间来。就是要挑拨他们水火不容：“奶不是他的情人，所以，你虽然漂亮，也不能做西施！”“谁要做甚么西施，他看我不顺眼，索性不要跟我说话，我才不在乎。”“他也是的，第一，他年纪比你大，第二，他是来作客的，第三，你对每一个人都那么好，他还是要找你麻烦，天天找你缺点，跟你吵架，他真的一点男儿风度也没有！”“如果我错了，他跟我吵，我也没有话说，可是，明明是我对的，他硬说是我不对，好象昨天，妈咪买了许多鲜花回来，我就拿了三枝白玫瑰给你，间都插一枝，世礼表哥不知道有多高兴，但是他，不单只……”“我也有向你道谢！”“是嘛！只有他一个人，把花拿回来，扔进我的房间。”“他有没有说原因？”“有，为甚么没有，一大堆话，他是男孩子，不是油头粉脸、不是惜花者，讨厌女性化！”“他也太过份了！”“可不是？气死人！”“你有没有跟他吵？”“有，可是他一枝箭似的奔回房间，关上了房门，我在外面叫了一会，妈咪就把我赶走了！”“他这样可恶，想不想对付他？”“想！如果我有一枝猎枪，我早就杀死他！他是我所见的，最讨厌的男人！”安芝气呼呼的，用她五只手指，梳她的短发，她把气都发泄在头发上。

“你知道他最喜欢甚么？”“鬼才知道！”“他最宝贝一本小说——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。”“又不是小孩子，还看这种书？”“他来香港时，堂妹送给他的，包装得很美，他告诉我，他很疼他的堂妹。”“他喜欢那本书，跟我有甚么关系？我念小五，已经读过这本书！”“破坏他心爱的对象，气死他！”“主意不错呀！一定会气得他呱呱叫。”安芝拍着手，一会又停下来：“可是那太对不起他的堂妹了，她又没有开罪我！”“你和她根本不相识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你撕破了那本书，她也不知道！”“不错！大不了补送她一本。”“还有一样东西。”“是甚么？”“一串黑色的念珠，祖利的外婆是个天主教徒，那串念珠，是外婆给祖利的遗物，他一直放在枕头下，真的如宝物那样收藏。如果你把念珠偷出来，藏起它，担保他急得叫救命！”“那时候，他就不能再威风，再说教，我会气死地，我真的会气死他。”安芝顽皮捣蛋的劣根性又来了：“到那时候，他就知道本五小姐的厉害，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和我作对？”“他对你一定怕得要死！”“好啊！我决定做这件事！”安芝咬看下唇想一下：“表姐，明天我想你帮个忙！”“我一定支持奶的！”“明天吃完早餐，你和祖利去散步，好吗？”“明天你有整整一个下午，因为祖利约了我去吃午餐和看画展！”“太好了，等他明天回来，我担保他一定气得晕死过去！”安芝笑倒在床上：“我巴不得他受不住气，回美国去！”“祝你成功！”“一定成功……”第二天，家里大部份的人都出去了，祖利和香怡去吃饭，崔老太和媳妇，世礼联同大儿子去吃自助餐，本来安芝是要一起去，可是出

门前她说肚子不舒服，坚决不肯去，崔太太知道女儿最喜欢吃自助餐，她既然自己都不肯去，所以没有勉强她。

安芝那有不想吃自助餐的道理？不过，她另有任务，她要等所有人都走了，才可以进行。

所有人都出了门，安芝乘佣人不觉，便潜进祖利的房间，首先找看了那本瑞士家庭鲁实逊，把封面和底页撕下来，书的当中，也撕了几页。还有书内所有美丽的插图，她全都撕下来，纸抛下，图片带走。

安芝不单只撕了他的书，而且把祖利所有的东西翻查过了，把他的房间，弄得像个垃圾堆。

最后，她翻开他的床罩，推开枕头，把那串念珠拿起来，果然是一串很美的黑念珠，她拿起了，然后匆匆离开祖利的房间，把东西依照计划藏好。换了一套白牛仔裤，白松身束腰T恤，立刻赶去会合母亲，吃她喜欢的自助餐。

“看！”崔太太指住她：“我早就说过，她一定会来的！”“妹妹！”大哥问：“你没有事吧？”安芝耸一下肩，忙去拿食物。

世礼立刻跟了出去：“安芝，你肚子不舒服，就不要吃大多冻品！”“我已经好了，没有理由因为小小不舒服，就不吃东西的，奶不用为我抢心！”“我实在不明白，刚才奶还苦脸，如果今天不是大表哥请客，我真想留在家里陪你！”世礼一直用眼色禁止她挑选冷盆：“现在一转眼，你就变得龙精虎猛，有没有看过医生？”“我崔安之活了十七年从未吃过药，从未见过医生！”“怪不得你叫红萍果！”“我非要吃点沙津不可！”安芝坚持看，小孩子总喜欢吃冻品和可口的食物。

“不行！你刚才还肚痛。”安芝气死了，跺脚：“我刚才不是肚子痛，是我弄错了，其里我只不过是想去洗手间。”“真的是那么回事？”世礼笑了起来，替她接过碟子，给她两大羹龙虾沙津：“你真是个乌龙王。”“你替我拿冻肠，我去拿雪糕和水果。”“先吃了肉类吧！甜点和水果是最后吃的。”“要是给人抢光怎么办？”“你以为人人都是小孩子？奶以为人人都像奶那样馋嘴？一天到晚吃不饱？来，回座位去。”安芝一边吃一边和世礼有说有笑，崔太太看看女儿，很高兴，起码不用担心她的肚子：“如果祖利和香怡一起来就好了！”“祖利这孩子，很不听话。”大嫂立刻说。其实，她心里也喜欢自己的弟弟和安芝交朋友，她年纪大些看事物透彻些，她分得出谁好谁坏，她知道安芝虽然顽皮、任性，但她是好孩子，香怡就不同了，大嫂认为她城府很深，自己的弟弟爱上她，并不是一种福气。他应该选比较单纯和厚道的女孩子。

“祖利为甚么没有来？”大哥问。

大嫂气还没有回话，崔太太已经代答：“他和香怡另有节目。”“我实在不明白。”安芝满嘴食物，说话含糊不清：“表姐和祖利好象在拍拖，可是，表姐又教我怎样对付祖利，我实在不明白他们是怎样搞的！”“教你对付祖利？”大嫂连忙问：“香怡怎样教你？”“没——没甚么？只不过跟祖利别说笑话，那些无关重要的笑话。”“如果祖利开罪你，告诉我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牛脾气，难管教不过我一定会好好教他！”爱床“大嫂，何必担心，我根本没有和祖利说话，又怎会跟他吵架？而且，我和你感情一直那么好，可千万不要为了祖利，你就不再疼我！”“怎么会？我是最疼你的！”大嫂连忙说，这也是她的真心说话：“我们一家人都疼你！”“你答应不要管我和祖利的

事！”安芝立刻打蛇随棍上，因为她知道一会儿回家，一定会上演一场好戏。

“祖利惹你，我一定管，至于你跟祖利开开玩笑，戏弄他一下，奶是女孩子，他应该让你嘛！”“那就是说，只有我们丫头害人，人家是不能动她一条汗毛了！”崔老太摇着头：“大嫂，你这小姑还不够坏，你还要宠她？”“其实安芝也不坏，恶作剧吧了！”世礼朝安芝笑：“你吃了几碟啦！饱了没有？”“你为甚么要算我，我还要吃雪糕！”“已经吃了五碟了，等会儿看电影再吃吧！”“我们去看电影？”安芝十分高兴：“有甚么好片？”“等会儿我去买张报纸，你喜欢看甚么，自己挑选，反正我是陪奶的！”“世礼表哥，你真是个最好的人！”

祖利和香怡回到家里，香怡已知道安芝捣乱后溜了出去，因此，她很关怀的说：“今天天气热，洗个澡，然后下楼吃饭。”“好主意！”祖利回到房门，推开门，哗，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有贼入门打劫，可是回心一想，刚才姐姐和安之的母亲愉快地交谈，那么融洽，实在没有理由被打劫了还那么开心？他走进去，一步步，尽可能不用脚踏那些书本和唱片，他心里很气，怒火慢慢的升，但是不敢发作，他一面走一面想：会不会是佣人打扫屋子，把东西弄翻了，弄翻了也该收拾好啊！他有很多参巧书，根本在香港买不到的！忽然，他看见一本没有封面的书，他拾起一看，那是堂妹送给他的瑞士家庭鲁宾逊。是堂妹参加朗诵诗歌的奖品，堂妹疼他，遂给他，因为祖利在家中是最小的，他没有弟妹，所以特别疼堂妹，堂妹送给他的礼物他答应过保存一辈子。

可是，现在这本书，已经支离破碎。好好的一本书怎会变得那么稀烂的？一定有人撕破它，或者……会不会是甜甜一小狗，弄到这儿那么乱，一定是甜甜。

可是。他出门前分明关好门的，甜甜怎能进来？不管怎样，堂妹送给他的纪念品没有了！

他坐在地上，欲哭无泪，他承认住在这儿很舒服，很开心——除了看见安芝——而且又可以和姐姐生活在一起，比住宿舍或者租房间住的人，幸福多了！

但是今天偏发生这种事。

他偶然回头看睡床，奇怪，床罩掀开了，突然，他记起了甚么，跑过去，揭开两个枕头一看，那黑色念珠不见了，念珠呢？外婆的念珠呢？他发了狂，堂妹的书破了可以买一本补上，但是，外婆已经死了，他如何再去弄一串外婆的念珠！

他把所有的书完全推倒在地上，唏哩哗啦，就在这时候，大嫂进来了。

“祖利，你弄出来的声音很刺耳。”她看见满地的东西：“啊！你还把所有的东西扔在地上，你到底怎么搞的？你是来作客的，知道不知道？”“我知道，我已经很忍让，但是，他们翻乱我的东西。”祖利嘶叫。

“谁？你看见谁翻你的东西？”“我看见他，杀死他。”“你说话很可怕！”“你看，这是堂妹送给我的纪念品，你看见过的，现在已经被撕得四分五裂。”大嫂皱一下眉，她心里也很喜欢这本书。

“别吵，明天我去买一本送给你！”“但是，这是堂妹的奖品，她送给我纪念的！”“可是已经破了，吵也没有用。”“好！书可以买，外婆的黑念珠，

她用了十年，她留给我的，你能赔得起吗？”“念珠？那串黑得发光的念珠？”大嫂心头一顿：“也不见了？”“连一颗珠也找不到！”“祖利，听话，我翁姑都说你是好孩子，不要令他们失望。书，我买一本新的给你！至于念珠，我会想办法给你找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”“要找到甚么时候？”“尽快！信我！”那时候，佣人进来：“大少奶甘少爷，请两位到饭厅吃饭。”“我不吃！”祖利大声呼喝。

“他刚吃完东西回来，太饱了，吃不下，我立刻到饭厅。”大嫂向那佣人陪笑，等那佣人走开，大嫂教训弟弟：“你的牛脾气，一定要改一改！”“哼！被打死了也不出声？”

“我知道是谁干的！”香怡坐在祖利的床上，很有把握的说。

“你知道？快告诉我！”“安芝！”“安芝？她不会这么卑鄙吧！她撕破我的纪念品，又偷了我的念珠？”“卑鄙？在崔家，没有用卑鄙这个字眼形容安芝，因为安芝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天真无邪。所以，每个人都只是说她爱捣蛋，调皮，她小嘛！人人都原谅她，包括你姐姐！”“你是说，我姐姐早已知道是安芝干的？”“这间屋子，除了她，还有谁会这样良知泯灭？你不觉得她很狂妄，很霸道？”“她为甚么要这样对我？”“看你不顺眼！”“她一向都用这种手法对付她看不顺眼的人？”“大同小异！”祖利突然站起，香怡拉住他：“你要去那儿？”“找那小女巫！”“你没有证据，她不承认！”“她认不认都没有关系！我揍她一顿。”“你有没有想过你姐姐？你开罪安芝，你姐姐以后就难做人。”“那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！”“奶叫我捣乱她的房间？”“这是其中之一要做的，你最主要砍烂她的吉他和唱片，吉他是她的生日礼物，她一定很喜欢，奶还要带走她的小狗甜甜，然后你跟她谈判，要她把念珠交出来！”“好办法！好主意！”祖利整个抱起香怡：“还是你够聪明。”“明天等安芝出去，你就到她房间捣乱，我会外面看看，不会让她知道！”“她始终会查出来是我干的，而且，我还要和她交换念珠！”“你不怕你姐姐难做？”“我大不了搬出去？不会连累姐姐的！”香怡微笑，因为她一直就想祖利搬出去，祖利在崔家，她总担心他会被安芝抢走，要是祖利搬出去，安芝不能和他天天见面，自然没有办法接近他！

香怡越想越开心……

安芝进房间一看，啊！天！吉他砍破了，唱片划花了，“甜甜，甜甜……”那只心爱的芝华华小狗也不见了！

安芝坐在地毯上又呻又哭，忽然，她想起了祖利，虽然她一直跟他不错，可是，他常常针对她，讨厌她，甚至连招呼也没有一个，也许他爱上香怡吧：就算他爱上香怡，也不应该对她那么狠。

是祖利，一定是祖利干的！

她一手提起烂吉他，另一只手拿起坏唱片，直冲到祖利的房门，她把吉他扔下，旋开门球，门用力一堆，于是，她就冲了进去。

祖利刚巧斜靠著在床上看书，他一看见安芝，便大声叫道：“喂！你为

甚么不敲门？随便冲进来，你懂不懂规矩？”“家是我的家，门是我的门，我喜欢进来就进来，敲甚么门？懂甚么规矩？”“我不欢迎你，滚出去！”“应该滚的是你，你姓甘，这儿姓崔！”“房子不是你买的，崔安芝。我没沾你的光。”“好无耻！我问你，你为甚么打破我的吉他？划花我的唱片？偷走我的小狗？”“你那一双眼睛看见我打破你的吉他？划花你的唱片？偷走奶的妹妹？”“你还侮辱我吗？”“我从未进过你的臭房间。”“我的房间臭，你才臭呢？”“你整个人都臭，整个人都肮脏，是个能说是非长舌妇，欺负弱小形同恶霸，你还撕破了我的书，它是我堂妹送给我的纪念品，又偷走我外婆遗留给我的念珠，你是个贼！”“啊！原来你把一切罪名推在我身上，所以就来我房间捣乱。你这一次是不打自招，还我吉他、唱片、甜甜！”“你还我瑞士家庭鲁宾逊和念珠！”“你不敢再否认了！”安芝把吉他敲在他的头上，幸而那吉他已破，祖利又是个铁头，但是，也有一阵剧烈的疼痛，于是，他忍无可忍的去揪她的头发，于是两个人便打了起来。

安芝当然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辟拍打了两掌，安芝啵的一声哭了！

于是，所有的人都进来了，崔老太在问原因，世礼扶起安芝。大嫂见小姑被打得两边脸都红肿了，她心里又痛又气，不由分说便走过去，打了祖利两个巴掌。

“姐姐！”“不要叫我，我不是你姐姐，我没有你这样毫不讲理，粗鲁得像兀鹰的弟弟！”“姐姐！”祖利掩住脸，服气：“书是她撕破的，念珠是她偷的！”“安芝！”崔老太铁黑脸望住女儿：“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？”“有！是我干的！”每个人见她坦白的承认，都很诧异，连祖利也呆了一下，她那么卑鄙，怎可能是个敢作敢为的人？崔老太举起手，就要打安芝，世礼捉住她的手，大嫂接住安芝，哭说：“妈！不能再打了，安芝的面皮快要破了！”“她犯事，她应该受惩罚！”“祖利，你赶快向安芝道歉！”大嫂走到祖利的面前，捉住他。

“是她错，不是我错！我不道歉，大不了，我立刻搬出去！”“好！你滚，滚得远远的。”祖利去拿皮箱，崔老太立刻制止他：“祖利，你不是连我也生气吧？”“不，姻伯母对我那么好，只是……”“安芝被大家宠坏了，不要和她一般见识，我会叫她赔偿，她必须要赔偿！”

“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干的吗？”“不错，我撕破他的书，偷了他外婆的念珠。”“你向来顽皮，捣蛋，可是奶不会做这种事。”

当世礼和安芝两人单独在一起时，世礼追问她：“祖利常常说，他最喜欢的是那本名著和念珠，你知道的！”“我知道！”“为甚么还破坏，偷窃？”

“我讨厌他老跟我作对。好象报纸的事，你也知道那小报贩有多狡猾，一个星期大约派一次晚报，却来要一个月的报钱，我认为他太可恶，不肯付晚报的钱，祖利说我狠毒心肠，还自己掏腰包付报钱，那小鬼可得意啦，见了我就扮鬼脸，此外……唉！还有许多事，说来说去，还是他不好。”“也许，他对你过份些，但是，他的堂妹可没有开罪你，他的外婆也没有犯你。”“我也是这样说，但是我表姐叫我不要管他，表姐说，要他知道我的厉害，以后他就不敢欺负我！”“原来是香怡出的主意，安芝，我觉得你很笨，你不应该听香怡的话。”“为甚么？香怡是我的表姐。”“但是这个人心肠不好，我初来

时，她喜欢我，于是就在我面前说你坏话，奶还记得吗，那天你去替同学搬屋，说过五点前赶回来，但是她告诉我，你失约了，不去了，当时我就中计，所以抛下你。”“是真的？”“我为甚么要骗你？”“他没有理由这样做，她是我表姐！”胸无城府的安芝还是不相信。

“大有道理，因为祖利比我好，她又看上他，她怕争不过你，所以就挑拨你们。”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争祖利，你知道，我和祖利根本合不来。”“我看得出祖利是故意和你作对，很明显，香怡一定说了奶不少坏话。”“不，表姐对我很好的！”“你不信就算了，你心肠好，是个仔女孩，香怡实在很难比得上你。不过，这一次，奶是做错了，你应该把东西还给祖利，而且要向他道歉。”“真的要道歉吗？”“知错能改，才是个好孩子啊！”“那——好吧……”X安芝买了一本全新包装好的瑞士家庭鲁宾逊，又把那黑色的念珠，用一只盒子装好，然后，她来到祖利的房间。世礼和她合作，早就带香怡吃饭逛街去了。

安芝敲响了房间。

“进来！”安芝轻轻推开门进去，她停在房门口，并没有继续向前走。祖利抬起头，看见她，很生气。

“你来干甚么？”“我——很抱歉，我是来把书和念珠送回来给你。念珠是你外婆的念珠，但是，你堂妹的那一本书，内容虽然一样，可惜不是她领的奖品。”“把东西放在桌吧！”“对不起，我太过份了，我……”“算了，把东西放下，你可以走。”安芝走出去，关上了门。

祖利拿起念珠，按在胸口上，他总是觉得，像安芝那样的孩子，不可能做坏事。

他拿了钱，出街去。

一个钟头后，他来到安芝的房间。

“吉他买了一个新的，唱片大部份已经断市，这也是我要道歉的，甜甜已跳到奶的床上，你的东西，我已经全部归还，以后谁也不欠谁。”“谢谢你。”安芝抱起了甜甜：“我觉得你对我有很深的误解，奶不应该老听人家说是非，应该多用眼睛看，虽然，我并不一定要和你交朋友。”“我没有听是非，奶不要疑神疑鬼，小报贩的事，难道不是我用眼睛看的吗？”“你问问家里的主人和佣人，有多少天没有看过晚报？他做错事，我不应该教训他吗？”“我当然会查问清楚。”“希望你客观些，不要只问一个人。”“你放心，我做人很讲道理，我不是你口中的蛮牛，也不是生番，只要你有理，说不定我还会向你道歉的呢！”“甚么时候叫你蛮牛？说你是生番？这些话是你自己说的！”“就算是替我改几个绰号，也不会令我生气的，我先去调查报贩的事。”

祖利知道看中文晚报的只有崔老先生，崔老太，他姐姐和香怡。

他本来想问香怡，可是他答应过安芝不要只问一个人，所以，这一次他去问他姐姐，安芝的大嫂甘祖琪。

“怎么今天不和香怡出去？”祖琪看了弟弟一眼问。

“我不是每天和她出去，只不过我在香港道路不熟，所以找个伴儿，是香怡自愿的。”“要找人陪，为甚么不找安芝陪你？和安芝相处愉快多了。她坦白又大方，用不提防她，而且她又比香怡漂亮，不过，很难说，各花入各眼，你可能认为骨感美人才可爱。”祖琪笑一下：“人长大就变了，以前你一直喜欢那些健康，活泼，有正义感的女孩子。”“现在还不是一样？只不过找不到这样的人。”退却“安芝不就是了吗？”“她的确健康，活泼，但是她

并没有正义感，她缺乏内在美。”“漂亮没有标准，好坏却有标准，安芝待人接物是最好的，你还说她没有内在美？我并承认，她上次和你开玩笑，是有点过份，她根本没有恶意。”“我们不要谈这件事，姐姐，每天的中文晚报，你看不看？”“唉，别提了，以前一到四点半，我就可以看到晚报，晚报是我的消遣，那报贩既守时又信用，风雨不改从未少过我们一天报纸。”“我早就说过他是个好人。”“奇怪，你怎会见过他？自从六月底他已经没有再来了，你是七月来的。”“六月份已经没有来？我们这儿订五份报纸的，是不是？”“对呀，但是现在只有四份。”“为甚么？”“报贩的儿子放假比人家早，六月中就代替爸爸派报，早上仍然由他爸爸做，晚报由他儿子派，他儿子一来，我们就没有晚报看，气死了！”“晚报怎会失去的？”“不是失了，是他根本没有派，那天他来收报纸费，本来想骂他一顿，他太不负责了，他把我们的报纸卖给路人，可是那天我有事要陪家姑去探望一个亲戚，所以我请安芝帮我忙，叫她教训那孩子一顿，晚报的钱我们也没有付，安芝做到了。”“是你教安芝的？”“当然，她不看中文报，我不告诉她，她怎会知道？”“那她——没有告诉你……”“告诉我什么？啊！她说了，她付了四份报纸钱，还教训了那小报贩一顿，不过，这几天仍然没有晚报派来，一定又是安芝心肠软！下一次我一定骂他，太贪心，太没有责任感。”祖利走出去，他呆在姐姐房门口，香怡一直说安芝最喜欢搬弄是非，那件事，也不是小事，她为甚么完全没有向姐姐提过。

其实，这间屋子，除了香怡。根本没有人说安芝不好，人家只是说她顽皮，贪玩而已，但这也不是缺点啊！

祖利发觉，这件事他又做错了。

当天晚上，吃完晚饭，祖利对香怡和安芝说：“我们去看一场九点半好不好？”安芝在逗甜甜的颈毛，她心里想，要是世礼不是有事出去了，他起码可以陪她去散步。

“安芝，奶不想看电影吗？”“是你叫我吗？我以为你跟表姐说话。”“我请你们两位一起去！”“噢！谢谢，我去换一件衬衣，请等我。”安芝开开心心的跑上楼去了。

香怡盯了祖利一眼：“我们看电影只有两个人，你为甚么要请她一起去？”“姐姐说，寄人篱下，凡事忍让些。”“你忍让她还不够？她害你害得少？她的坏心肠你没有领教过？”“人和事，都不会绝对的，人不会绝对的好，也不会绝对的坏，坏人也有好的一面，好的人背面可能就是邪恶。奶还不赶快去换衣服？”“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甚么？”因为祖利、香怡、安芝三个人都没有香港车牌，所以，崔老太叫司机送他们去戏院，将近到戏院时，司机说道：“五小姐，我甚么时候来接各位少爷、小姐？”“你不要来了，我们会乘出租车回去，明天一早，你还要送爸爸和大哥上班。”“安芝！”香怡呶起嘴叫。

“你回去吧！早睡早起，我们可能到十二点多才回家，要你等几个钟头，很冤枉。”“谢谢五小姐，那我回家了。”一下了车，香怡就骂起安芝来：“奶怎么搞的，有汽车送我们来，接我们回去，这样才够气派，而且又方便。”“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方便，就引起人家的不便，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洗车，要洗好几部的，他习惯早睡早起。爸爸和大哥晚上有应酬，也自己开车。”“但是，我们自己没有车牌呀！晚上找出租车也不容易，你就喜欢做好人。”“如果找不到车子，大家走回家。祖利，你既然在香港居留，也应该在香港考

个车牌，买一部汽车，以后上学也方便。”“我也想考车牌。”香怡立刻说。

“噢！奶不是说要到英国念大学的吗？在香港考到车牌，也没有甚么用处。”“我已决定不到英国去了，先来香港念一年 F7，然后再考香港大学。”从两个女孩子的说话，祖利发觉安芝比香怡厚道。而且肯为他人设想，他颇为欣赏。

不过，他还要看清楚，安芝到底是不是假装好人。

看完电影，他们还去吃消夜，到差不多一点才回家。

路上冷清清，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。

“怎么办！”香怡又在埋怨，发小姐脾气：“我早就说过没有，奶不应该叫走了司机，他应该来接我们回去的，他太懒，我要告诉姑姑。”“他并没有偷懒，是我叫他回去的，要骂的话应该骂我。”“我知道姑姑疼你，舍不得打你。”“妈对我管教最严的，上一次祖利……”“不要提祖利，他差点被你迫走。”“你们不要吵，随 回家的路走去。”祖利再也忍不住了：“遇见出租车就坐上去。”“这是好主意！”安芝立刻答应。

“好主意？你穿球鞋，我穿高跟鞋，要我走回家，简直要我的命。”“表姐，我没有穿球鞋，是绑带的船底布鞋，别吵了，我来扶你好不好？”“谁要你扶。”香怡一手推开她。

“祖利，你扶表姐吧，穿高跟鞋走路，是很辛苦的！”祖利去扶香怡，香怡才没有说话。

安芝领头走，他们两个在后面，安芝家在半山，穿过跑马地，路开始又静又黑。

香怡又开始埋怨了：“要是遇了劫贼，我看安芝一个人怎样担当！”“那是大家不好运，怨不得谁，没有理由要安芝一个人负担！”祖利又忍不住了。

“你对她似乎不错。”“其实奶不喜欢，可以叫司机来接你。”一路到司徒拔道，突然有二人用刀指住祖利和香怡：“你们两个不要动，把东西拿出来。”

“啊天！果然是贼劫！”安芝回过头，要走过去，祖利大声叫：“安芝你快跑，不要管我们。”安芝还没有动，其中一个握刀的匪徒走到安芝的身边：“哈！这小娃蛮有劲，好漂亮，比那个瘦骨仙好得多了，娃儿，奶不用怕我，不会要你的钱，我只要你陪陪我，我们先上夜店，然后……”“你下流……”祖利看到眼睛冒火，他看见指吓他们的那个男人，正咧 嘴向安芝笑，祖利把香怡往后一堆，一脚踢向那个匪徒。

匪徒正在看戏，见到安芝也很开心，想去逗她乐一下，祖利突然的袭击，他不及防备，几乎倒在地上。

“你吃了豹子胆！”他扑向祖利，而香怡乘机逃了。

一个对一个，那人不是祖利的敌手，祖利又高大又好力，那匪徒差点吃不消。本来调戏安芝的匪徒立刻放下了安芝过来加以援手。

于是，两个打一个。

祖利的手臂被划伤了。

安芝立刻走过去，祖利眼看四方，连忙制止安芝：“快躲起来，走啊！快走啊！”安芝身一低，在地上爬，三个男人，一忽儿就不见了安芝。安芝乘他们不觉，爬到他们的身边，由于街灯暗，树影又多，因此，没有人注意安芝，她是到他们的后面，把早已找到的石头，人随 跃起来，石头便向其中一个匪徒击下去。

那人倒了，唯一的匪徒见同伴受害，愤恨地向安芝插了一刀，安芝一闪，

用手臂一挡，手臂立刻被斩进了一刀。

安芝惨叫了一声倒下。

“安芝！”祖利叫，一面应付那匪徒，安芝受伤，令他产生了无比的力量，他在美国学的空手道，也使了出来，双脚凌空踢起，唏！踢中了那匪徒的喉部，他立刻晕了过去。

祖利也不管他，连忙抱起安芝。安芝手臂的伤口，血如泉涌，他把衬衣撕破，包住她的手臂，然后把她整个抱了起来。

走了好几步，才想起香怡，由事情发生开始，就没有见过她，他心里想：“她大概逃回家吧，否则刚才情形那么危急，她没有理由不加援手。”他抱看安芝继续往前走，突然，有人叫他：“祖利，等我啊！”祖利一回头，原来是香怡一直躲在大树后。

她见死不救，令他冷了半截。

他没有理她，一直回家，抱安芝走了许多路，快要到家时，才见到一部出租车。

他本来想送安芝去医院，但他对香港不熟，因此，只好带她回家。

他始终抱住安芝，发觉她那苹果脸，越来越苍白了。

“安芝！”他抚一下她的脸，心里在发痛，“你为甚么要救我，你是个女孩子，你有多少力量？”“她不是救你，是贪玩。”“贪玩？她由那边爬过来，你看，两只手掌都破了，当时的情况有多危急，如果不是她来救我，就算我有能力打赢他们，也会挨几刀。”回到家，每个人看见安芝受伤了，都大为吃惊，大嫂立刻去请医生，安芝一直昏迷未醒，崔老太边哭边在骂：“这孩子，甚么抱打不平，嘴巴坏，心肠好，一心就只顾别人，从来不珍惜自己。”祖利站在安芝床前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崔先生说：“祖利，你也很疲倦了，去睡吧！”“我想等安芝醒来，谢谢她救了我。”“医生来了，我会让她睡一晚，今天晚上，她不能跟你谈天，明天吧！她的手臂受伤，可能还要人帮助，你明天来帮她。”“我一定来。”到安芝门口，香怡拉住他：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“明天吧！现在，我想和世礼谈谈。”“好吧！明天见！”香怡无可奈何。

“找我有甚么事？”安芝受伤了，世礼也无精打彩。

“我想知道安芝，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”“天真，纯洁，有正义感，人情味浓厚，喜欢交穷朋友，帮助别人。”“但是，我所知的并不是这样。”“我当初来，香怡也说了她不少坏话，你认为她不好，大概也是香怡告诉你的，香怡一定说她心肠不好，残忍，欺负弱者，没有责任感……”“你怎会知道？”“这些话，我也听过，不过你来了，香怡就没有兴趣跟我说安芝的坏话，因为，她要摆弄你。”“真想不到，香怡会那么坏。”“安芝无意中告诉我，撕破你的书，偷了你的念珠，是香怡教她的。”“打破结他，划花唱片，偷了甜甜，也是香怡教我的，我现在明白香怡是一个怎样的人。”“安芝的缺点是孩子气，爱捣蛋，顽皮，所以她才会上香怡的当，不过，她是无恶意的。”“我也是呀！其实，我和安芝一直都受别人的摆弄。”

香怡找祖利找到安芝的房间，看见祖利坐在床边，一羹一羹的喂安芝吃粥。

“啊！原来在这儿做观音兵。”“我的手还没有力拿东西，所以祖利帮助

我。”“你的世礼表哥不再侍候你了吗？”“世礼哥刚来过，他的假期快完了，”祖利没有看她，不停喂安芝吃粥：“奶不去陪世礼？”“祖利，我已经吃饱了，你去陪表姐吧！”“你睡一会儿，等你醒来，我给你说故事。”祖利和香怡走出去！香怡说：“今晚我们出外吃饭！”“不行呀！我这个观音兵，晚上还要服侍我们公主吃晚餐呢？”“是你姐姐迫你这样做的吗？”“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迫我做事吗？”“那你是自愿的了，你为甚么对她那么好？”“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“你不要忘记，爱情是不能拿来报恩的！”“我甚么时候说过爱安芝？香怡，奶不要永远代别人决定任何事。”“你不爱安芝，那就好了。”“我不能说我不爱安芝，以后我们仍然会生活在一起，说不定会日久生情。”“和自己的仇人相爱？”“我并不认为和安芝有仇，她还是孩子，她也许不会说好听话，但是，她的心好，这就够了。”“哼！我看你是吃了她的迷药。”“也许是吧，”祖利似乎很了解香怡，“你为甚么不去陪世礼哥，其实，他是很适合奶的！”“我自己有思想，我用不你来分配。”“我那儿敢分配你？不过，我知道我来之前，你和世礼是很好的。”“现在对他也很好。”“不过，你以前说，你只是对我一个人好！”“是呀！你知道我一向是最喜欢奶的，但是你不喜欢我，我有甚么办法。”“你很容易喜欢别人，是不是？世礼哥初来时，你喜欢他，等到我来，你又喜欢我。要是不久之后，又来了另一个男孩子，你也会喜欢他。”“你说这些话是甚么意思？”“甚么意思也没有，总之，我认为奶应该去找世礼哥，他较为适合你。”“当然，他起码不会像你这样三心两意。”香怡冷哼看，走了。

祖利耸耸肩，他回到安芝的房间，安芝已经睡了，祖利蹑足走到床边，看见她那苹果脸又红冬冬的，那是他最喜欢看的卡通公主，他真想低下头去吻她一下。

他把餐盘轻轻拿出去。

晚饭后，世礼把祖利拉到花园。

“你干的好事，竟然叫香怡去缠我。”“我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，要她知道，并不是每个男孩子都是笨蛋，任由她摆布，你喜欢香怡吗？”“当然不喜欢，她太卑鄙，自私又丑恶。”“你既然不喜欢她，应该坦白告诉她！”“我已经向她表白了，她说要去英国念大学，我告诉她，她去英国的时候，我不会招待她。”“她一定气死。”“她说没有关系，她可以时常去探望我。”“那你要定她啦。”“见你的鬼，她去找我，我会避而不见，我这个人，心肠硬得很。”“香怡怎么也想不到，今次是两个皆空。”“这叫恶有恶报，她为了自己，想害安芝，最后自食其果。”世礼突然顿下来，一会，问：“祖利，坦白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爱上了安芝？”“我不是香怡，我不会看到一个人便爱一个！”“还是对她不了解。”“了解，我不至于笨得那么厉害。”“你否认爱上她，喜欢她吗？”“她是个好女孩，当然喜欢，你为甚么一直追问下去？”“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感情，如果你爱安芝，那末，我以后再也不来了。”“为甚么？”“你想，如果你爱安芝，那我来岂不多余？”“原来你也喜欢安芝！”“这女孩子很不错，现在年纪是小些，调皮些，再过几年，她长大了，就会成熟多了，你不认为她很可爱吗？”“世礼哥，这个问题，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不过是喜欢安芝，并没有想过要爱她，正如你说，她还那么小，她是不适合做情人的。”“那是说，我还有希望？”“当然有希望，而且，我也不知道安芝到底是不是爱上你，她和你一向感情很好。”“她只是把我当作哥哥，我们之间，是没有爱的成份，正如你所说，她还太小，她不适

合做情人。我看，我们都要多等几年，不过，形势是你比我好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！”“你可以用通信，长途电话，录音带的攻势，最重要的，是爱情，要是天天见面而天天吵，倒不如分开的好。”祖利问：“你甚么时候再来？”

“等她大学毕业，那个时候，她也应该结婚了，而且，我相信她不再那么顽皮……”不久，世礼回英国去了，他每天给安芝通一次长途电话，一个星期四封信，两卷录音带。

半个月后，香怡一无所获，也回澳门去了，后来她去了加拿大读大学。

自从她走后，崔家安宁融洽得多了。

最高兴的还是大嫂，因为她可以少担一份心事。

不过，安芝由于和祖利每天见面，因此，间中他们也有争吵，冷战，不过很快又和好如初，这样的吵吵闹闹，一直维持了几年。而她和世礼的感情，也维持了几年。

崔安芝已经二十二岁了，五呎五吋高，亭亭玉立，身材十分健美，仍然是短头发，苹果脸。健康，活泼，好动，顽皮的性格没有改，就是成熟了！

这天，她特别开心，梳了头，选了一件出巴黎寄回来的露肩束腰及膝的雪纺百褶裙，外披一件同色雪纺背心小外套，一双紫白交叉带的高跟鞋，她还把一球小小的紫罗兰花，插在发畔。

“哎呀！安芝。”大嫂叫了起来：“你今天好漂亮啊！”“喜欢这套衣服吗？”“喜欢，名贵又雅致，祖利从未见你打扮得这样漂亮，他真的会呆住说不出话。”“世礼表哥今天回来，他曾经几十次要求我穿裙子，他不喜欢我穿牛仔裤！”“奶是特地为他打扮得这样漂亮的？”“是嘛 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表哥的飞机下午就到了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正在觉得奇怪，我们为甚么不去接机？”“表哥不要我们接机，他快要回来了。大嫂，你看看厨房的点心好了没有？”大嫂走出去，她开始为弟弟担心。祖利对安芝的感情，她是知道的，去年祖利大学毕业了，没有回到美国去，宁愿在香港做事，也是为了安芝。因为安芝还差一年大学才毕业，这四年多，祖利对安芝的感情，已经深厚到无法分割！

假如安芝爱的是世礼，那怎么办？外面，喜气洋洋，因为，世礼回来了。

安芝不单止越大越漂亮，而且还穿了一袭那么漂亮、出色又带点神秘感的裙子，更加令他惊艳迷惑。

“表哥！”安芝走过去，扑进世礼的怀里。

“安芝，小表妹！”世礼拥抱她，如果不是在那么多人的面前，他真要吻她一下。

“表哥来了，妈，大嫂。”安芝拖住世礼的手，一直走进客厅，其实，安芝也担心世礼会往佣人的面前吻她。

大家一面吃点心一面谈天，非常开心。

“世礼，你今年二十八岁了，找到意中人了吧？”世礼望 安芝笑。

大嫂浑身不是味儿，借故走了出去。

“妈，奶还用问吗？有许多女孩子喜欢表哥的，以前香怡表姊也喜欢表哥！”“应该成家立室了！”“祖利呢！”世祖一直留意，“他已经回美国去了？”“他上班去了！”崔老太代答：“现在也该下班了！”“他大学毕业没有

回美国的家？”这是世礼内心感到不安的，他实在不想有对手。

“他在这儿找到好工作，况且他喜欢香港！”一直都是崔老太说话：“我们家人少地方大，巴不得他留下来，也好给这调皮女作个伴……”祖琪走出台阶，刚巧穿粉蓝色西装的祖利回来。

“姐姐，你在这儿干甚么？安芝呢？”“世礼回来了！”“世礼回来啦！好极了，我们可以玩过痛快！”“你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？”“为甚么要担心？世祖是我的好朋友！”“好朋友，就这样双手将安芝送给他？”“姐姐，我还以为奶担心甚么，我对安芝很有信心，我就快和她结婚！”“已经求婚了，她答应没有？”“还没有开口，等她毕业那一天。”“还等呢！你进去看看，就知道危机四伏了！”祖利走进去，看见安芝，他的确呆住了！

首先，安芝一直是穿牛仔褲的，但是，今天穿了裙子，打扮得很漂亮，人更出色了！

这还是祖利第一次见到的，而且，世礼正握住她的手，两个人显得很亲热。

“祖利！”世礼站起来和他握握手：“你又长高了！”“你回来真好，我们可以玩个痛快！”祖利嘴里说，眼看住安芝，安芝温柔地笑。

晚上，吃过晚饭，安芝找来了一个女同学，四个人一起去跳舞，原来安芝的同学，是做祖利的舞伴。祖利想和安芝跳个舞，谈谈话的机会也没有！

以后，祖利上班，安芝就陪世礼到处游玩，每天打扮得花蝴蝶似的，而且经常很晚的回来。祖利知道了，妒忌得要自杀。

这天深夜，安芝和世礼夜游回来，安芝回到房间，开了灯，她看见祖利坐在她的房中等她。

她扔下手袋，橙色的高跟鞋踢向半空，她整个人倒在床上，吐了一口气。

“去那儿？看你，好象打完仗回来！”“跳舞，跳了一晚的舞。”她打呵欠：“我要睡觉了，出去的时候，替我关灯。”“安芝！我有话跟你说。”祖利坐在床边。

“明天吧！我今晚真的很疲倦！”“你那一天回来，不是这副样子，”祖利捉住她的两条手臂：“我的话一定要今晚说清楚！”“唔！别烦嘛！”安芝奴起了圆圆的嘴。

“你是不是很喜欢世礼？”“他是我表哥……”“你喜欢我，还是喜欢世礼？奶不要说那种不负责任的话，你只能选一个，我，还是世礼！”“两个都喜欢，真的，你们各有好处！”“但是，我知道你跟我好一点。那天你午睡，一直叫我的名字，想想，还记得吗？”“四年多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我怎能记得住？”“安芝，你快要气死我了，我们生活了四年多，我们的感情，难道比不上世礼？”“但是，世祖表哥不断和我通讯啊！”“你说过爱我的，你怎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孩子？你必须在我在世礼当中选上一个！”祖利抚她的脸：“安芝！我爱你！”“真的吗？”安芝含情脉脉的看他，好象要他证明甚么？祖利的胆子大了，他俯下身去，吻在她的唇上。安芝拥抱他，闭上了眼睛。一个好长的吻，祖利喘气说：“嫁给我！”“不能啊！”安芝作了一个深呼吸：“刚才世礼表哥也向我求婚，我……”“你答允了他？”祖利抓住她的肩膀，摇她。

“我答允他考虑，祖利，你抓痛了我！”“他刚才也吻了你？”“唔！”安芝一翻身。

“你怎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人！安芝，安芝！”祖利叫，安芝已经和衣

睡了！

“天！”祖利撞床，双手掩住脸欲哭无泪。他不怪安芝，也不怪世礼，只怪自己，如果四年多前他告诉世礼爱上安芝，请他不要插手，那末，他今天就不会回来，也不会把安芝抢走。

“世礼！世礼！”他忽然听到安芝的声音，他回头一望，原来是安芝梦中说话，他又气又伤心，可是又不忍吵醒她。他为她盖上被，调好冷气，关上房门出去了。

整个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无法入睡，以前，他对安芝并不太重视。主要原因，他太自信，认为安芝一定会爱他，因为好几次有女同学来找他，安芝都显得很妒忌，他更认为，安芝非他不嫁。

所以，他不单止没有向安芝求过婚，连说爱她也没有，对她时冷时热，就好象一对老夫老妻一样。因为，他早已决定娶安芝为妻。想不到，突然来了个世礼，而世礼又待她那么好，他还向安芝求婚呢！

唉！让他走先一步，怎么办？祖利烦极了，他吃了安眠药，也睡不着。

第二天，他索性请假不去上班，若跟住世礼和安芝，他们无论去那儿，他老眼看。他越来越不喜欢世礼。

这天，安芝睡午觉，祖利实在忍无可忍，去找世礼谈判：“你这一次回来，根本是错误的！”“我是专程来向安芝求婚的，怎会犯错？”“这四年多，我和安芝天天在一起，我比谁都了解她爱她，所以，安芝是属于我的。”“既然如此，你们为甚么不结婚？是不是安芝不要你？”“不：安芝是爱我的，她睡看了也在叫我的名字，我是准备等她举行大学毕业礼的那一天才向她求婚！”“那很对不起，我已经向安芝求婚了！”“她答应了？”祖利一颗心卜通一声，几乎跳了出来。”她说要考虑，女孩子嘛，大都是这样，对婚姻总是小心翼翼，不过她对我很好，我知道她必会答应。”“世礼！你也太不够朋友，我和安芝是天生一对，你为甚么偏要拆散我们？”“当初我回美国，我曾经很恳切的问过你，我说，如果你爱上安芝，我以后不会再来香港。但是，你说并没有想过要爱安芝，她还小，你只是喜欢她，你可以喜欢，我为甚么不可以喜欢？”“但是事隔四年多，我和安芝的感情越来越深，我早就爱上了她。”“你既然爱上她，为甚么不和她结婚？就算不结婚也可先订婚啊。可是，你甚至没有讲过，你爱她！”“我以为她心里会明白！”“以为？太渺茫了。你看我，一来香港就向她求婚，令她明白我爱她！”“世礼，算我求你，把安芝让回给我！”祖利用拳头敲看额头：“没有安芝，我会死的！”“不！我不会让奶，你也不要让我，大家公平竞争！”“好吧！我们就竞争吧！不过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世不会把你当作我的朋友！”

祖利便把安芝拉进他的房间。

“别拉嘛！你看我的手腕都红了。”“要是我这一次放你走，恐怕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。”“为甚么？”安芝的大眼睛突然失了神。

“你进来，”祖利按她，让她坐在一张安乐椅上，他蹲在她的身边说：“奶不是要我正式向你求婚？”“你不是向我求过婚了？”“这一次是正式的！”祖利把一盒玫瑰花和一只丝绒盒子放在安芝的膝上：“你一直认为我求婚不够诚意，现在，花，戒子都有了，嫁给我！”“你以为我因为没有玫瑰花、

没有戒子，所以不答应奶的婚事？”安芝笑了：“你真老土！”“是的！我老土，因为我已四年没有回过美国，我不是留学生，我没有世礼那么新潮，我追不上他！”“你好小器，起码世礼表哥没有说过你半句。”“那……”祖利黯然看了她一眼：“在你心目中，世礼当然比我好？”安芝耸一下肩。

“我一直以为奶喜欢我，我想不到你喜欢的竟是世礼，我太自信，我失败了！”祖利突然把一只蓝色皮？，拿出来抛在床上，又去收拾一些日用品。

“祖利！”安芝按住他的手：“你干甚么？”“我只有两条路走，你要我，我留下来，奶不要我，我回美国去！”“除了我，香港没有留恋的东西？”“没有！”“你姐姐呢？”“她有你大哥爱她，我放心！”“那——”安芝柔柔的问：“我呢？”“你有世礼爱你、我也放心！”“奶不可以比世礼表哥更爱我吗？”祖利闭了闭眼睛，便咽着：“爱情是不能用尺度的！”“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爱我有多深！”“除了你，我不会爱别人，因为这四年多的日子，一分一秒我都忘不了你？”“祖利！”安芝突然扑进了祖利的怀里：“不要走！”“安芝！”祖利喜极而泣，双手捧起她的脸：“你答应我的婚事？”“我怎能离开你？”“啊！安芝，打令！”祖利狂吻她，他的脸，湿湿的，表面上，他是个硬汉，其实情感比谁都脆弱！

“拍！拍！拍！”有人在那儿鼓掌，安芝和祖利不约而同的抬起了头，站在房门口的，是世礼。

“恭喜你们！”“我……”祖利难为情的垂下头，安芝把那条绣花手帕递给他。

“你不恨我们吗？”祖利抹了一把而问。

“为甚么要恨你们？我第一天回香港，就知道安芝爱的是你，我是个失败者！”“你一眼就看到了？”“旁观者清嘛！我现在只有一句话，好好爱安芝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！”“辛苦得来的东西，总要好好珍惜！”“表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，那天做祖利的舞伴，叫爱诗的好不好？”“世界上没有两个安芝，我现在只好退而思其次了！”“安芝，我不要再做爱诗的舞伴！”祖利在低声抗议。大“这一次爱诗轮不到你了，今晚我们四个人再去跳舞好不好？”“庆祝我和安芝订婚，今晚我请客！”“那当然了！”世礼故意拉长了脸：“还好意思叫我这个失败者付款吗？”“我刚才还赞你大量呢！”安芝搔他：“小家子气！”“祖利！当心，你的老婆好厉害！”“你敢笑我，我打你！”世礼在前面走，安芝在后面追。

“安之！等我！”祖利也笑 走了出去。全书完

